臺大歷史學報第 41 期
2008 年 6 月，頁 109-164

BIBLID1012-8514（2008）41p.109-164
2007.10.11 收稿，2008.2.27 通過刊登

Lequeo Pequeño 與 Formosa
——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及其轉變

陳　宗　仁*

提　要

本文討論十六世紀歐洲人繪製的地圖如何描繪臺灣島？以及臺灣島與 Lequeo Pequeño（小琉球）、Formosa 這兩個地名概念的關係。透過分析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於臺灣周遭海域的描繪方式及命名異同，本文認為在 1540 年代以前，歐洲人逐漸認知 Lequeo（琉球）群島的存在，這是他們對臺灣附近海域認識的開始；到了 1540 年代以後，他們認為此一海域有大、小琉球島群，但對這些島群的分布、相對位置、島嶼大小和名稱，各有不同的看法，略可區分為四種類型：Mercator 型、Homem 型、Ortelius 型、Dourado 型地圖。

其次，探討這些地圖中，有關 Lequeo Pequeño、Formosa 這兩個地名概念意涵的前後變化。本文指出，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繪製地圖對臺灣海域的認識，存在階段性的不同，十六世紀屬於「模糊多島」的地理概念；到了十七世紀時，因新的海權力量介入，才轉為「單一大島」的認識。上述變化顯現了葡萄牙王國在東亞海域勢力的建立與消退，以及十七世紀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在東亞海域擴張，對東亞局部地理知識建構的影響。

關鍵詞：小琉球　Formosa　臺灣島　葡萄牙王國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二、最初對臺灣海域的描繪
三、1540 年代後的三種繪製型態：
Mercator 型、Homem 型及 Ortelius 型地圖
四、十六、十七世紀之際流行的繪製型態：
Dourado 型地圖
五、從「模糊多島」到「單一大島」
六、結論

一、前言

2003 至 2006 年間，臺灣的博物館舉辦了幾場古地圖展覽，[1]在這類展覽中，十六、十七世紀歐洲繪製的地圖常常是會場焦點之一。對現代臺灣人而言，在這些地圖中，讀到Lequeo Pequeño（小琉球）或Formosa（福爾摩沙），彷彿進入數百年前的時空中，看到初來東亞海域的歐洲人，如何描繪、認知臺灣島。

這些展覽舉辦的同時，展品中的古地圖亦會結集出版，使臺灣史的研究同好可以更容易地使用這些地圖史料。但目前對這些地圖的研究並不多，直到目前為止，這一領域最好的研究著作仍是曹永和的相關論文，特別是他在 1962 年發表的〈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2]此外，1997 年荷

1 相關展覽有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2003）與「經緯天下：飯塚一教授捐贈古地圖展」（2004）；文建會主辦、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承辦，「美麗的臺灣——歐洲人眼中的福爾摩沙特展」（2004）；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地圖臺灣特展」（2005）與「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西班牙」（2006）。

2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1979），頁 295-368。此文利用多張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地圖，探討這些地圖對臺灣島的描繪，並以文獻佐證，原先發表於 1962 年的《臺北文獻》第 1 期。曹永和在 1988 年又發表〈簡介維也納的國立圖書館所藏荷蘭時代臺灣古地圖〉，收入氏著，《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蘭學者冉福立（Kees Zandvliet）撰著的《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討論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繪製的地圖，是探討當時地圖史料最重要的專著。[3]至於單篇的地圖，有翁佳音的《大臺北古地圖考釋》，研究 1654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繪製的大臺北地圖，[4]以及鮑曉鷗（José E. Borao）、李毓中與筆者對幾張西班牙地圖的解說。[5]

這些研究多半與十七世紀歐洲繪製的地圖有關，至於十六世紀歐洲繪製的地圖與臺灣島的關係，除曹永和的論文外，較少被研究。因此，本文想討論的是，十六世紀歐洲人繪製的地圖如何描繪臺灣島？此一問題涉及他們對東亞海域的認識，即從初入此海域一無所知時，如何收集各種航海資料、繪製東亞地圖，一直到發現琉球、臺灣一帶的島嶼群，進而出現各式描繪與命名的過程。

歐洲人為東亞海域島嶼命名的過程，涉及本文討論的另一重點，即臺灣島與Lequeo、[6]Formosa兩個概念間的關係。據說，在十六世紀時，葡萄牙人航行經過臺灣島海域，遠遠望見臺灣島形貌甚美，遂命名為Formosa（福爾摩沙），意即美麗島。換言之，葡萄牙人所說的福爾摩沙島即臺灣島，這種對應關係構成了當前臺灣社會流行的歷史知識。與此相關的敘述，如葡萄牙水手對臺灣山林的讚嘆，也為現代人所熟知，但

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2000），頁 415-443。此文收錄、簡介十二張地圖，惟其年代均在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佔領大員以後。

3 〔荷〕冉福立（Kees Zandvliet）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臺北：漢聲出版社，1997）。

4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

5 西班牙有幾張地圖對臺灣早期史的研究很重要，即 1597 年東亞圖、1626 年的東亞圖、北臺圖及大員圖等。相關研究有José Bora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Taipei: SMC Publishing, 2001), pp. 39, 70, 74, 78；許壬馨、李毓中，〈由西班牙人所製古地圖看早期臺灣的港口與海域〉，《臺灣文獻》54 卷 3 期（2003，南投），頁 41-57；陳宗仁，〈1620 年代西班牙人繪製北臺圖考釋〉，收入氏著，《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2005），頁 399-406。

6 Lequeo Pequeño此概念是從Lequeo發展而來。由於不同文獻、圖像史料對這兩個用語的拼法不大一致，如Lequeo會寫作Lequio、Liqueo，Formosa或拼為Fermosa，並會有大小寫的差異，本文引用相關地名時，均尊重引述來源，照原文書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些看法是否正確？

2006 年，翁佳音在《歷史月刊》發表〈「福爾摩沙」名稱來源：并論 1582 年葡萄牙人在臺船難〉一文，對上述看法提出一些質疑，例如「福爾摩沙」一詞究竟出現在什麼時候？是 1540 年代或稍後其他年代？葡萄牙人到底是從臺灣西海岸或東海岸經過？而更重要的問題是，福爾摩沙島真的指臺灣島嗎？[7]因此，對於前述福爾摩沙島即臺灣島的論述，似乎仍有商榷的空間，亦即前述說法真的是十六世紀歐洲水手的看法，抑或是後來某一時段人們的認知、解釋？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擬先分析十六世紀歐洲繪製的地圖，對於臺灣周遭海域，或中國大陸福建外海至日本南方之間海域的描繪，比較這些地圖有關臺灣海域與臺灣島的描繪方式及其命名異同，並進行分類。

其次，探討這些地圖中，福爾摩沙島一詞的意涵，釐清十六世紀歐洲人對臺灣島的描繪及其認識的轉變，並試圖指出十六、十七世紀歐洲地圖對臺灣海域描繪及地名概念，存在階段性的不同，即十六世紀屬於「模糊多島」的地理概念，到了十七世紀時，因新的海權力量介入，才轉為「單一大島」的認識。

本文使用的地圖資料，主要為日本學者中村拓的《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葡萄牙學者Armando Cortesão編纂的*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曹永和的《臺灣早期歷史研究》、冉福立編著的《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馮明珠主編的《經緯天下：飯塚一教授捐贈古地圖展》；以及呂理政與魏德文主編的《經緯福爾摩沙：16-19 世紀西方人繪製臺灣相關地圖》、Phillip Allen編著，薛詩綺與張介眉譯之《古地圖集精選：透視地圖藝術與世界觀的發展》、Federico Romero與Rosa Benavides合編的*Mapas Antiguos del Mundo*等書。[8]

---

7 翁佳音整理一些葡萄牙人的航海紀錄，提出葡萄牙人所說的福爾摩沙島也許是指「淡水河右岸的東北角或基隆的和平島」。翁佳音，〈「福爾摩沙」名稱來源：并論 1582 年葡萄牙人在臺船難〉，《歷史月刊》220 期（2006，臺北），頁 75。

8 〔日〕中村拓，《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東京：東洋文庫，1966）；Armando Cortesão,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最初對臺灣海域的描繪

十六世紀歐洲人對臺灣島及臺灣海域的認知，是從追索 China、Lequeo 商人的居住地開始。反映在地圖的描繪上，則是當時歐洲繪圖者如何在地圖中呈現 China 與 Lequeo 的地理認知。

在十六世紀初歐洲船隊進入東亞海域之前，歐洲地圖對於東亞海域的描繪相當簡單。中世紀時期流行 TO 圖，以耶路撒冷為中心，歐、亞、非三大洲被海洋包圍著，對東亞的描繪相當粗略。到了十五世紀，歐洲的地圖對東亞海域的描述，受《馬可波羅遊記》影響，收錄了 Zipangu（日本國）、Zaiton（刺桐，即今泉州）等地名。

葡萄牙水手和官員是在十五世紀末進入印度洋，十六世紀初至滿剌加。他們出洋航行時，極力搜集各地海域的商業貿易、航海路程、商人群體等訊息。1511 年，率領葡萄牙人佔領滿剌加的Afonso de Albuquerque（1453-1515），曾囑咐繼任者，每艘離開滿剌加的船，必須派一名葡萄牙人「去打探東海中大國小邑、山洲水島的情報」。[9]這些資料帶回葡萄牙後，成為國家機密，也是官方地圖繪製者的依據。在這樣的趨勢中，葡萄牙人開始注意到中國大陸東方海面上，有一些群島，在地圖中開始出現對「琉球—臺灣海域」的描繪。這是一個從毫無所悉到嘗試描繪、認識的歷程。

Armando Cortesão編纂的地圖集*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中收錄Alberto Cantino之世界地圖，大約繪於 1502 年，全圖雖受托勒密

Casa da Moeda, 1987)；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馮明珠主編，《經緯天下：飯塚一教授捐贈古地圖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呂理政、魏德文主編，《經緯福爾摩沙：16-19 世紀西方人繪製臺灣相關地圖》（臺北：南天書局，2006）；〔英〕菲利浦．艾倫（Phillip Allen）編著，薛詩綺、張介眉譯，《古地圖集精選：透視地圖藝術與世界觀的發展》（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Federico Romero, y Rosa Benavides eds., *Mapas Antiguos del Mundo* (Madrid: Edimat Libros, S. A., 1998).

9 João de Barros, *Asia, Decada III*, 轉引自金國平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 世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頁 1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tolemaic）地圖影響，但已收入新的亞洲地理知識，應是受葡萄牙人在阿拉伯海域見聞之影響。[10]

曹永和認為這是當時最佳地圖之一，此圖從阿拉伯至蘇門答臘之間，畫得相當正確，但對蘇門答臘以東的海域卻不大了解，故亞洲大陸的東海岸僅繪成一條斜線，[11]尚未有琉球群島、菲律賓群島的地理知識。此圖在滿剌加的位置，有文字說明，謂當地有很多商品，如丁香、蘇木、寶石、珍珠、麝香、磁器等等，其中有很多來自「terra de chins」（land of Chinese）。[12]這是葡萄牙人在佔領滿剌加之前，最早在地圖中出現有關中國的記載，顯示中國商人帶著很多商品到滿剌加賣。

1511 年，Afonso de Albuquerque船隊攻佔滿剌加，葡萄牙人開始以此為據點，向東探勘香料群島；向北，則前往暹羅、中國沿海。葡萄牙船隊中有擅長繪製地圖的人，如Francisco Rodrigues，他是個年輕的領航員，曾隨船前往香料群島探查，1519 年時也隨葡萄牙船隊至廣東。[13]

Francisco Rodrigues來到中國沿海之前，曾繪製一些地圖，經Cortesão整理，共有 26 幅，其中有五張是描繪滿剌加到中國之間的地圖。繪製時間可能在 1511-1513 年間，或可說是 1512 年前後。[14]

Rodrigues繪製的地圖集中，有兩張圖值得重視，一是該書圖版編號 20（圖 1），Cortesão認為是描寫中國南部海岸，圖中西北側的陸地標註

10 Armando Cortesão ed.,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 vol. 1, p. 9. 本書在以下註解中，僅稱書名，省略著作者。另外，有關Alberto Cantino世界圖較新之研究，可參見〔日〕應地利明，《世界地圖の誕生》（東京：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07），第三、四章。

11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頁 296-297。

12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vol. 1, p. 13.

13 Armando Cortesão ed.,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Nendeln: Kraus Reprint Ltd., 1967), p. lxxviii.

14 因為這些地圖未加入 1513 年葡萄牙人到廣東沿海後的新訊息，見Armando Cortesão, ed.,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pp. xci, xciii. 又中村拓以Francisco Rodrigues之南洋海圖乃於 1511 至 1513 年間所繪，係採用琉球人航海圖的知識。〔日〕中村拓，《御朱印船航海圖》（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65），頁 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字，寫著「Costa que vai pera a china」，意即通向中國的海岸；東側有一斜置的島嶼，寫著Lequeoller，此語可能與Lequeo有關。[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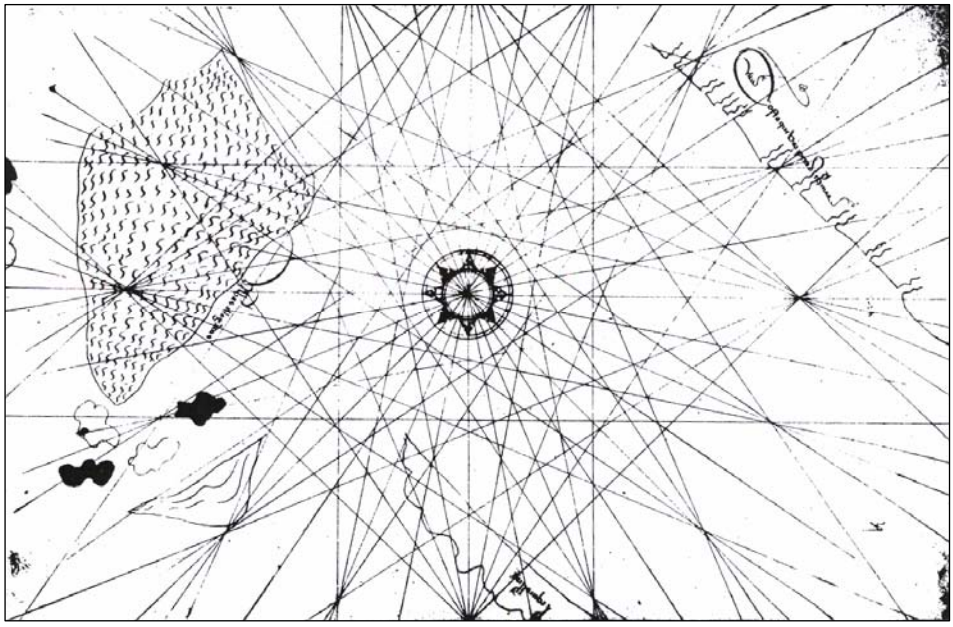


圖 1　Francisco Rodrigues 繪製圖稿第 20 圖（原圖之局部，以下同）
資料來源：Armando Cortesão ed.,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plate 20.

另一是圖版 23（圖 2）上方有一長形島嶼，島內有文字「Esta he a primçipal Ilha doss Llequeos dizem que ha nella triguo y obra de cobre」，意即「這裡是琉球群島的主要島嶼，據說有麥子和銅製品」。Cortesão 引述Tome Pires（ca.1468-ca.1540）的《東方諸國記》，該書中曾載琉球商人是帶著麥子和銅製品至滿剌加，可與此圖之文字互證。[16]

15 Armando Cortesão ed.,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p. 523.

16 Armando Cortesão ed.,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p. 52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外，Cortesão 認為圖中大島之島形似今之臺灣島，該島西南側幾個小島即 Pescadores Islands（漁夫群島，即澎湖群島）。由於臺灣島在十六世紀早期不可能是琉球商人居住或活動的主要島嶼，就文意來看，圖版 23（圖 2）之島為臺灣島的可能性極低，可能仍是描繪琉球群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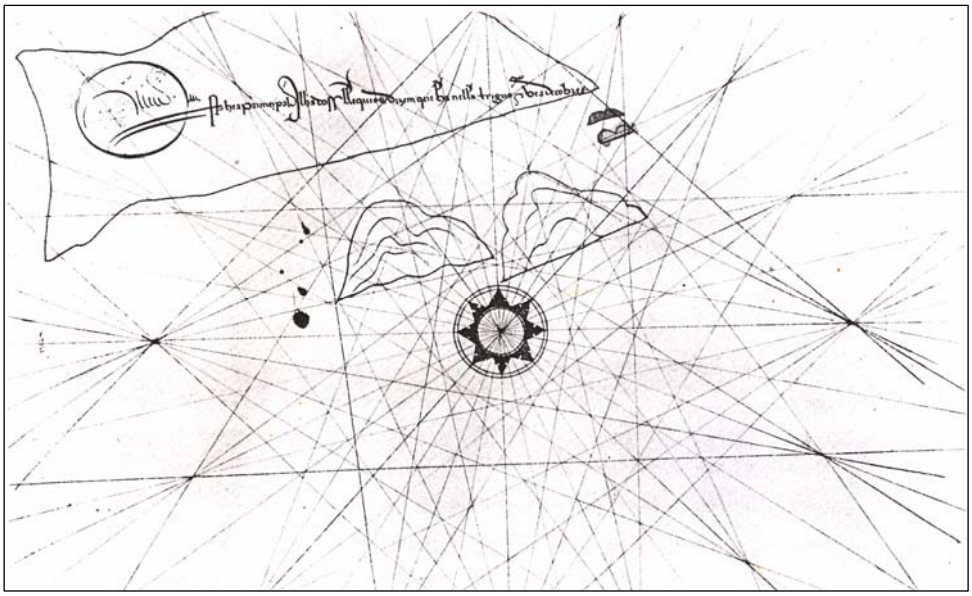


圖 2　Francisco Rodrigues 繪製圖稿第 23 圖
資料來源：Armando Cortesão ed.,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plate 23.

由於圖版 21、22 均與中國有關，前述圖版 20、23 之圖既與中國之圖相鄰，而圖中提及 Lequeoller 或 Llequeos 兩地名，可能都與琉球有關。

Francisco Rodrigues的手稿似未流傳，故其地圖訊息雖然珍貴，但1510、1520年代的葡萄牙地圖未受Francisco Rodrigues之圖影響，如Reinel家族繪製的地圖，僅約略畫出蘇門答臘、爪哇及其西方之島嶼；而與滿剌加鄰近的區域畫得較詳細，愈向東方之香料群島則愈簡略，至於北方的中國海域形同空白。[17]

17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vol. 1, plate 9-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時期地圖雖然沒有描繪琉球海域的島嶼，但有些地圖卻出現了關於琉球人的描述。例如有張 1529 年之地圖，圖中有「mare sinarum」字樣，即中國海，其下有一段文字謂：

> Estos baxos tiene canales por / do de van los lequjos a boỉno / & otras partes.//

其意為這些沙洲有水道，而lequjos人經由此到boỉno及其他地方。[18] lequjos人應指琉球人，而boỉno或為婆羅洲，不過中村拓認為是安汶（Anbona）。[19]

又有一張不知名的地圖（圖 3），大約繪於 1535 年前後，此圖在廣州灣的東南東方及菲律賓島群的北方海域，亦即北緯 16 至 20 度之間，畫有島群，[20]呈橢圓形分布，約有 30 個小島，在此島群東側，有文字註明「Leequas」。[21]這可能是Francisco Rodrigues之後，較清楚地標註琉球位置的歐洲地圖，雖然島嶼群的分布形態及島嶼形狀均出於想像，卻很明確地表達出琉球島群與周遭地域的相對位置。

由於 1510 年代葡萄牙船隻已航行至廣州灣，稍後更北上至福建沿海，[22]當時在東亞海域的葡萄牙人對此一海域並不陌生，但是在 1540 年以前之地圖，對琉球一臺灣海域的描繪仍相當簡單。

---

18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vol. 1, plate 39. 其圖文字太小，此處文字引自中村拓，《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一卷，頁 20。以下引用此書，省稱作者名。

19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一卷，頁 20。

20 本文為了區別現代地理概念與十六世紀不同，行文時使用「群島」、「島群」兩個用語，如菲律賓群島、琉球群島均指現代的地理概念，即其島嶼形狀、島嶼位置均與現代地圖相同；至於菲律賓島群、琉球島群，則是指十六世紀時的地理概念，是當時某些地域的繪圖師所認知或描繪的島群，如有些地圖繪製者認為當時的臺灣海域有一島群，由三個島嶼構成。

21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plate 58.

22 葡萄牙人初至廣州灣的歷史研究，可參見張天澤著，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8），第二章、第三章；較新的研究可參見金國平、吳志良，〈一個以華人充任大使的葡萄牙使團——皮萊資和火者亞三新考〉，收入氏著，《過十字門》（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4），頁 27-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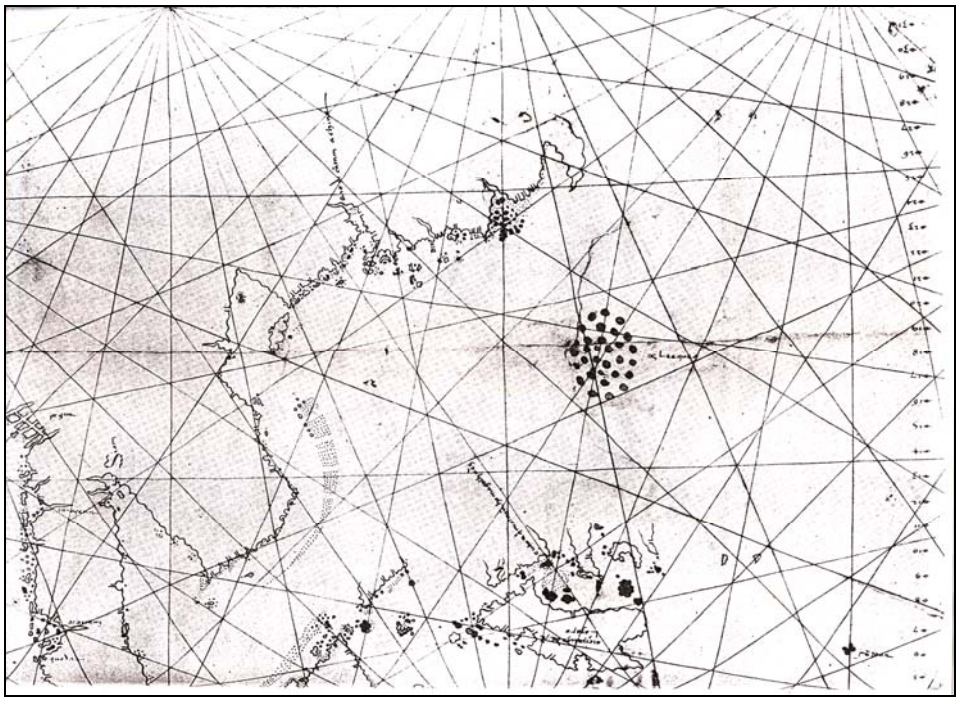


圖 3　不知名之東亞圖局部（約 1535 年）
資料來源：*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vol. 2, plate 158.

三、1540 年代後的三種繪製型態：Mercator 型、Homem 型及 Ortelius 型地圖

1540 年代以後，歐洲繪製的東亞地圖數量較前增加，對臺灣周遭海域的描繪變得豐富，但也因而出現較多的歧異。曹永和、中村拓及Cortesão等學者的著作已探討這些地圖的繪製經過及出版年代，本文擬從另一面向來討論當時的地圖資料，即專就不同地圖對臺灣海域、島嶼的島形描繪與地名標註，分析各張地圖的特點及其異同。[23]

23 此處並不是指對每件地圖的考證工作不重要，很多研究地圖的前輩學者，如A. Cortesão、G. Caraci、中村拓、曹永和，均有相當良好的研究成果，筆者亦曾探討 1626 年西班牙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文認為十六世紀下半葉的地圖中，有關臺灣島的描繪、命名，共可區分出四種不同的繪製型態，[24]為行文方便，分別稱之為Mercator型、Homem型、Ortelius型以及Dourado型地圖。由於Dourado型地圖出現、流行的時間較前三型略晚，但數量最多，留待第四節討論，本節先行討論前三型地圖。

（一）Mercator 型地圖

這類型的地圖作者或出版者，以 Gerard Mercator 最著名，故本文將此類型地圖稱為「Mercator 型地圖」。此型地圖有關臺灣及其周遭島嶼的畫法特色是：繪有一長串島嶼，從日本南方向西南延伸至福建海面，島嶼位置均在北回歸線以北，另一特點是島嶼群的頭尾各有較大島嶼，兩個大島大小約略相等。

至於日本海域，則有一島嶼甚大，被稱為Iapan，而非Zipangu；中國大陸海岸線有一明顯的突起，即寧波角（C. de Lampo），過了此點，中國大陸北部海岸被畫成一大海灣。

本文收集到的 Mercator 型圖像，可依島名標註不同，再分為三次型：

1. 僅標註 Lequeo，有以下三圖：

（1）1564 年 Abraham Ortelius 出版的世界圖（圖 4）

Abraham Ortelius是十六世紀歐洲重要的地圖出版者，其地圖集 *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世界的舞臺》）中的地圖來源甚雜，此張地圖屬Mercator型。[25]

繪製的雞籠圖，只是在此類研究法之外，亦可將古地圖視同器物，採行類型化的分析。

24 此種分析方式乃受中村拓影響，中村拓係以歐洲古地圖中有關日本島群的描繪作為分類基準，本文則以大、小琉球之描繪為準，故部份地圖歸屬類別不同。參見《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一卷相關各章節。

25 維爾騰（Christine Vertente）、許雪姬、吳密察著，《先民的足跡：古地圖話臺灣滄桑史》（臺北：南天書局，1991），頁 20-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4　Abraham Ortelius 出版的世界圖（1564 年）
資料來源：呂理政、魏德文主編，《經緯福爾摩沙》，頁 127。

（2）1575 年的世界圖[26]

（3）1583 年Joan Martines en Messina的世界圖[27]

以上三張地圖，在日本島以下有斜置的島群，其畫法即本文所稱的 Mercator 型，但島名僅標註為 Lequio。由於這三張均是世界圖，東亞一帶收錄的地名較少，故製圖者應是簡略地表達此區域為 Lequio。Lequio 是區域名稱，而非專指某個島嶼。

26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3。
27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標註 lequio menor、lequio mayor 的地圖

有些地圖對琉球－臺灣島群的畫法與上列諸圖相同，均屬 Mercator 型，但地名的標註出現 lequio menor、lequio mayor 等名稱，最著名的是羅馬的 Vallicelliana 圖書館收藏之東亞圖（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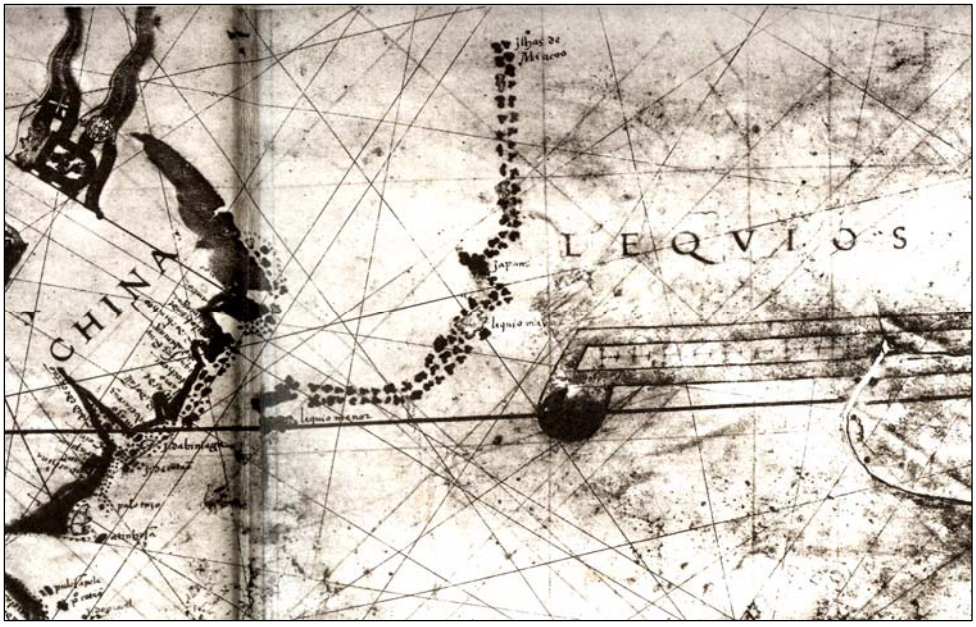


圖 5　Vallicelliana 圖書館收藏之東亞圖
資料來源：《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1。

圖 5 的作者不詳，Cortesão認為是 1560 年前後的作品；[28]G. Caraci 主張此圖年代晚於 1554 年Homem之圖（圖 7），而早於 1561 年Velho之圖（圖 11）；至於中村拓則認為是在 1540 年代（1545-1548 年間）。[29]

28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plate 80.

29 中村拓的看法是圖中有「NVEVA GVINEA」（新幾內亞），應是 1545 年Ruy Lopez de Villalobos在太平洋航行時所命名，故此圖年代必晚於 1545 年。此圖對日本島群的描繪遠比Lopo Homem之圖（圖 7）簡略，而 1547 年時葡萄牙傳教士Jorge Alvarez在日本，1548 年他曾自滿剌加寫信到歐洲，報告在日本的見聞，但此圖似未受此類地理知識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論此圖完成於何時，由其對中國大陸沿岸、日本一帶的描繪，顯示是1540 年代以前的地理認知。因為此圖對中國大陸海岸線的描繪僅止於寧波一帶，似是 1510 年代葡萄牙人到了廣州灣以後，持續向北探察的地理知識，且可能尚未以雙嶼為據點，故對中國北方海岸、日本一琉球島群的了解不多。

在圖 5 中，北回歸線以北、中國大陸東方海域繪有一長串島嶼群，在大約兩兩併排的島嶼群中，有幾個較大的島嶼。最下方有兩個較大島嶼，其中一個有北回歸線通過，文字標註為 lequio menor；島群從此向東，再折向東北，又有一較大島嶼，標註 lequio mayor；由此島群向上，有另一島較大，標註 Japan；島群最上方為 Jlhas de / Miacoo。在此一島群東側，以較大且相異字體，標註為 LEQVIOS，意指此一區域稱為 Lequios。

就臺灣周遭海域的島嶼畫法來看，此圖表達的概念是：從日本至臺灣一帶海域，有一長串並排相連的島嶼群，其中夾雜幾個大島。但 Japan（日本）島不似一般 Mercator 型地圖那樣大。換言之，此圖具有某些 Mercator 型地圖的典型特徵，但又有些歧異處，應是 Mercator 型地圖的早期樣式。

至於圖中廣州灣亦繪於北回歸線通過處，繪圖者似乎認為廣州灣與琉球一臺灣島群的最南端位於相近的緯度。此一看法與此兩區域的實際地理位置相同。

再就地名來看，在製圖者的概念裡，此一區域（包含現今的日本、琉球、臺灣等島）有四個地名，除了日本之外，在日本島南方有 lequio menor、lequio mayor。此圖可能是目前歐洲地圖中最早標示出「小琉球」、「大琉球」的地圖。值得注意的是，製圖者將此一區域稱為 LEQVIOS（琉球群島）。故此圖在本文中有兩個重要性：一是其為 Mercator 型地圖的早期樣式，另一是大、小琉球地名的出現。雖然個別島形並不正確，

響，故稱其年代介於 1545 至 1548 年間。關於Alvarez在日本的事蹟，可參見〔日〕岸野久，《西欧人の日本發見：ザビエル來日前日本情報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頁 46-6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島嶼群彼此間的方位大致不誤，顯示這種島群畫法似乎並非憑空想像。

以下另有一些 Mercator 型地圖與圖 5 畫法相似，在臺灣、琉球海域，亦標註了大、小琉球，條列如下：

（1）1569 年Gerard Mercator的東亞圖[30]

（2）1578 年Daniel Cellarius的東亞圖[31]

（3）1581 年André Thevet的亞洲圖[32]

3. 標註 Lequeo menor、Lequeo major 之外，又有 Fermosa 島，有以下兩張地圖：

（1）1570 年 Abraham Ortelius 的東印度群島圖（圖 6）

（2）1587 年Joan Martines en Messina的亞洲圖[33]

在日本下方的群島繪法如Mercator型，但島名稱呼不同，從西南向東北依次有Lequio minor、Reix magos、ÿa Fermosa等島，均在北回歸線以北。此類型地圖與前述Mercator型地圖的差異，是此型地圖加入Reix magos、ÿ[a] Fermosa等地名概念，而Fermosa置於Reix magos與Lequio maior之間。[34]

30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頁 11。

31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4。

32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5。

33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9。

34 故宮博物院典藏的古地圖中，有一張東印度地圖，見馮明珠主編，《經緯天下：飯塚一教授捐贈古地圖展》，圖 2，年代標示為 1608 年。此圖標出大琉球、Reix magos、小琉球，未註記Fermosa，故附註於此，惟其畫法屬Mercator型晚期，即本文所謂第三類畫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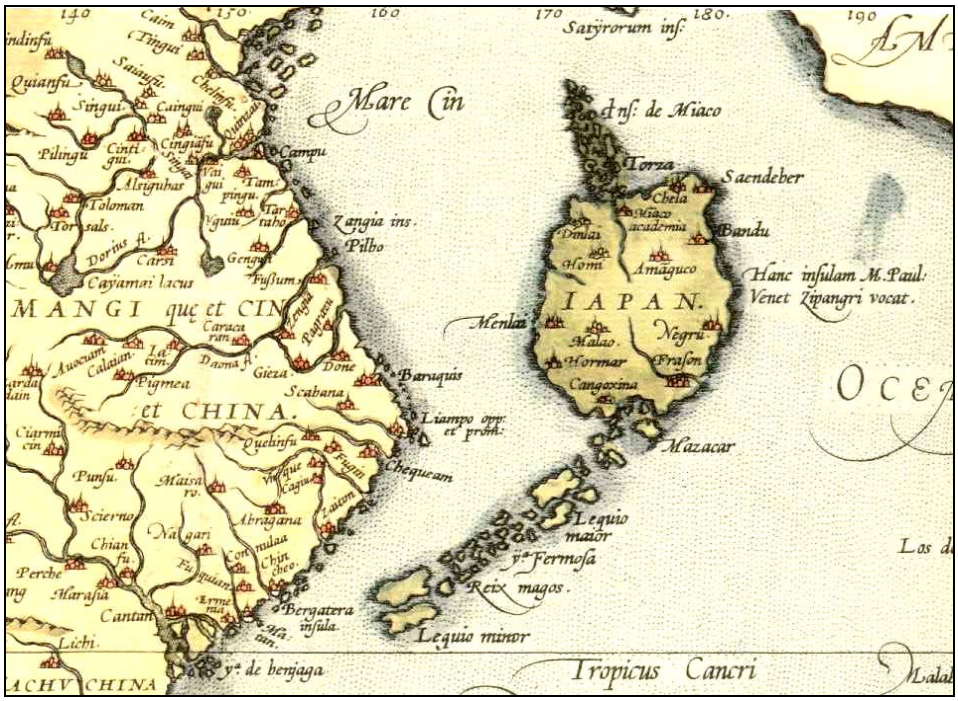


圖 6　Abraham Ortelius 的東印度群島圖（1570 年）
資料來源：呂理政、魏德文主編，《經緯福爾摩沙》，頁 55。

在十六世紀的歐洲地圖中，單就對琉球一臺灣海域、島群的畫法來講，上述地圖對此一海域的描繪方式雷同，故可稱之為「Mercator 型地圖」。不過，這類地圖並非 Mercator 獨創，而是來自葡萄牙人的地理知識與概念。

就島名來講，又可分為三類：第一類註明這些島群為Lequios，即琉球群島，這應是區域的名稱。第二類、第三類標註小、大琉球等名稱，這種稱呼應是受到明朝福建、廣東水手的影響。但第三類的兩張圖出現Reix magos、ÿª Fermosa等地名，這類地圖繪製年代較晚，其地名概念，部分受到下述Homem型地圖的影響，或者得到同樣的地理訊息，故在舊的描繪架構上，加上新的地理概念（如Fermosa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Homem 型地圖

在十六世紀下半葉歐洲流傳的地圖中，又有一類地圖，其畫法在福建、日本之間海域，亦是描繪一連串島嶼，位置在北回歸線以北，但島嶼的數量較 Mercator 型地圖少，島嶼形狀的畫法與 Mercator 型地圖明顯不同，較似船上航海日記中描繪島嶼的繪畫風格，習於強調島嶼的港灣或周遭的小島、沙洲。此類地圖以 Lopo Homem 所繪最著名，故本文稱之為「Homem 型地圖」。Homem 家族是當時葡萄牙著名的製圖家族。

在地名方面，Homem 型地圖，由南向北，通常依序標明 I. formosa、I. dos reis magos、I. dos lequios、lequios、I. do fogo 等島。此型地圖沒有小琉球的地名，但卻有兩處島嶼群分別稱為「I. dos lequios」、「lequios」。兩處島群共用 lequios 一字，顯得累贅而不太合理，卻反映了繪圖者認為琉球海區分成兩個不同島群的概念，此種現象似乎仍是受大、小琉球群島概念的影響。Homem 型地圖最特殊的是繪有 Formosa 島，位在這一系列島嶼之南，在福建省的 Lailo（料羅）灣以東，與料羅灣緯度約略相等。就地名的角度來看，這個島嶼是與「琉球」島群（I. dos lequios、lequios）無關的島嶼，但又位在琉球海域（Mare leucorum）裡。

Homem 型地圖對臺灣－琉球海域的描繪方式，似乎說明 Lopo Homem 收錄了新的地理知識，並且將琉球－臺灣海域最南方的一個島嶼稱為 Formosa 島。此一描繪方式，使得福爾摩沙島被認為是指臺灣島，這名稱成為今日所知臺灣島最著名的外文名稱。

目前所見同類型地圖裡，有關臺灣－琉球海域的描繪方式相當雷同，以下依據這些地圖對呂宋島的描繪方式，區分為早、晚兩大類：

1. 早期的 Homem 型地圖

（1）1554 年 Lopo Homem 世界圖（圖 7）

Lopo Homem是著名的葡萄牙製圖者，本圖是目前所知此類型地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繪製年代最早者。[35]此圖在日本與福建之間海域，有一連串島嶼，位在北回歸線以北，其島名由南向北，依序分別為I. formosa、I. dos reis magos、I. dos lequios、lequios、I. do fogo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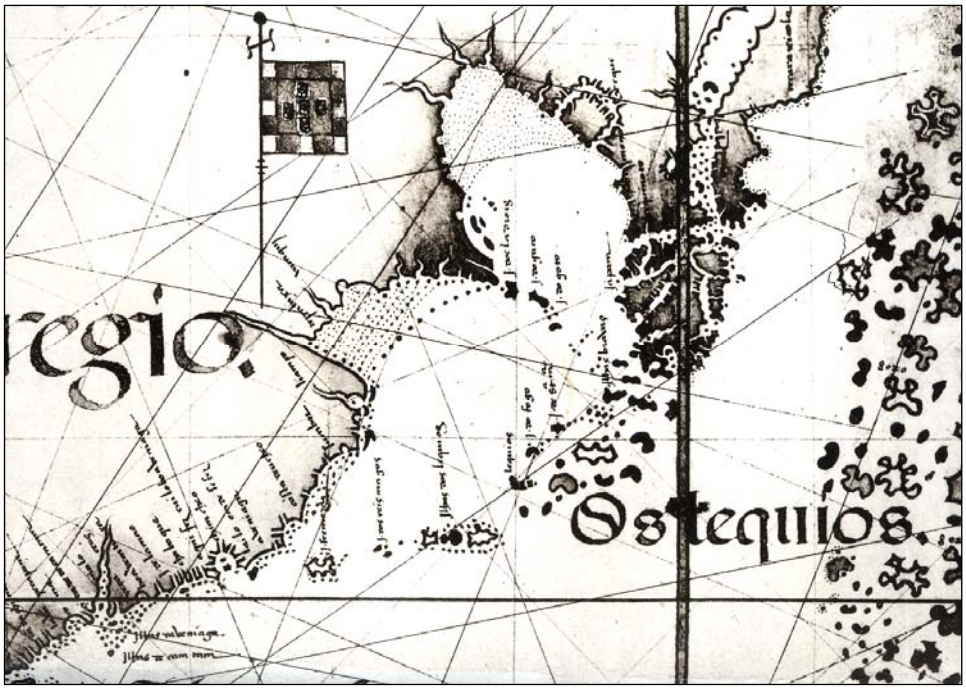


圖 7　Lopo Homem 世界圖（1554 年）
資料來源：《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4。

此外，圖中又以不同的字體，寫著 Os lequios，意指上述島嶼均屬於 lequios（琉球）區域。以琉球作為此一海域的總稱，與前述 1540 年代羅馬 Vallicelliana 圖書館收藏之東亞圖（圖 5）相同，可見十六世紀中葉時，「琉球」被視為是區域性的概念。

此類地圖似乎暗示葡萄牙人至日本有二航線，即琉球航線及浙江沿

35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頁 300-3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岸航線，應與葡萄牙人在雙嶼一帶活動有關，[36]亦顯示Lopo Homem對東亞海域的了解，似乎受葡萄牙水手在東亞的航行經驗影響。圖中與Formosa島同一緯度的福建海灣，標註一段文字：「Lailo omde se fez/ aveniaga//」，意即「料羅，那裡進行交易」。

（2）1558 年 Diogo Homem 的亞洲圖

此圖中琉球—臺灣海域之畫法與圖 7 相同，相關島嶼名稱大致相同，[37]但在東側海面上有大字「Mare leucorum」（琉球海），日本群島上方陸地有「Leucor(um) provintia」，[38]這兩個地名應受Lequio一語的影響。在北回歸線之南方則有「Marechinorum」（中國海），似乎在概念上，琉球海在中國海之北。

（3）Diogo Homem 的東亞圖

琉球—臺灣海域之畫法與上列諸圖相同，相關島嶼名稱大致相同，東側海面上亦有大字「Mareleucorum」，但在福建、廣東上方標註「Terraleucor(um)」。[39]

（4）1568 年 Diogo Homem 南亞圖

同上，北回歸線上方有「Leucor(um)mare」，下方則為「Marechinor(um)」。[40]

（5）1568 年 Diogo Homem 東亞圖

畫法相同，但東側海面有「Leucor(um) mare」，在其上方有「Mare

36 葡萄牙人在雙嶼的事蹟，可參見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　上編》（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8），頁 232-242；湯開建，〈平托游記Liampo紀事考實〉，收入氏著，《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27-57。

37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plate 105. 拼法略異，如dos lequios變成dos leqos。

38 此一地名在圖中寫為Leucorū provintia，Leucorū之ū係um之簡寫，本文中凡遇拉丁文字之簡寫，均以括弧表示，如此字寫為Leucor (um)。

39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vol. 2, plate 124.

40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vol. 2, plate 139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e Jap(an)」，即日本海，故此圖之琉球海範圍較小。「Leucor(um) terra」字樣則移至較北的位置。[41]

（6）1559 年 Andreas Homo 的世界圖（圖 8）

畫法、名稱與上圖相同。繪圖者名字或拼為Andre Homo，可能與Lopo Homem父子有很近的血緣關係。Andreas Homo曾離開葡萄牙，流亡至荷蘭，其作品目前僅存此張圖。[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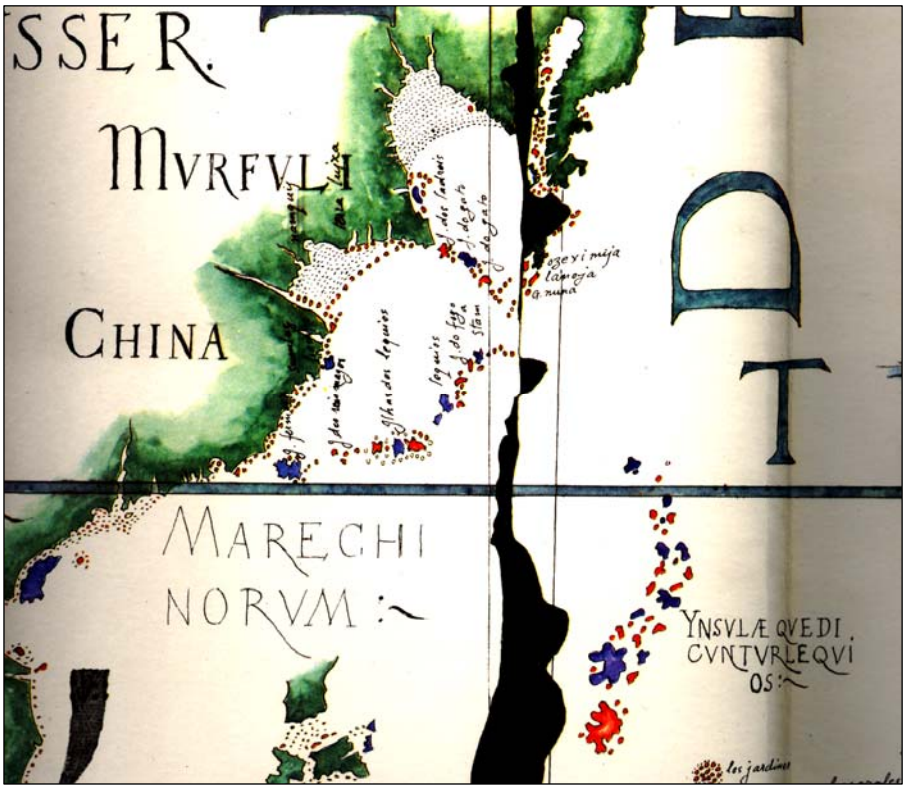


圖 8　Andreas Homo 的世界圖（1559 年）
資料來源：《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18。

41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vol. 2, plate 140a.
42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vol. 1, p. 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8 與 Homem 父子諸圖相較，共同點是呂宋島尚未被繪出。但在琉球島群及菲律賓島群東側海面，有一弧形島群，文字標註為「YNSVLÆ QUEDI/ CVNTVR LEQVI/ OS//」（the islands that are called Lequios），而其東北方遠處又有一島群，有文字標註為「YNSV/ LASI/ AMPA/ GV//」（即 ínsula siampagu，日本國）。

上述之 SIAMPAGV、LEQVIOS 島群，在太平洋海面上並不存在，按之實際地理，可視為是虛構的。此種畫法應是淵源自 1554 年 Lopo Homem 的世界圖，只是 Lopo Homem 的圖中只有大片的島群，並未標註文字，但 Andreas Homo 此圖則有上述之文字。顯然這是受到十六世紀上半葉的東亞知識所影響，而新的福爾摩沙島群則是 1540 年代以後流行的地理知識，此點於下文將再討論。

（7）約 1573 年不知名的西班牙製世界圖

此圖對東亞海域之描繪，亦屬Homem型，據圖面文字記載，是在 1857 年時重繪 1573 年的地圖。此圖在琉球島群位置繪有一些島嶼，島名僅載 i^{s}. dos lequios與i. fermosa；南方有「mare leucorum」（琉球海）字樣，置於琉球島群和菲律賓島群之間。此一位置顯然與Homem父子之圖的描繪不同，即從中國北方移至中國東南方。至於菲律賓海域的位置，此圖未繪呂宋島。[43]

2. 後期 Homem 型地圖

以下諸圖對琉球島群的畫法均屬 Homem 型，較大的差別是其南方的菲律賓海域出現一新的長方形島嶼，即呂宋島。此一畫法，較前述諸圖更接近現今的菲律賓群島，因此可推斷其繪製年代較晚，可能是 1560 年代以後的作品。

43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約 1560 年代或更晚，在 *Livro de Marinharia* 書中的東亞圖（圖 9）

其琉球島群之島名，由南向北依序為 J. fermosa、dos reis magos、dos lequios、J. dos lequios，與 Homem 型地圖相同，拼法略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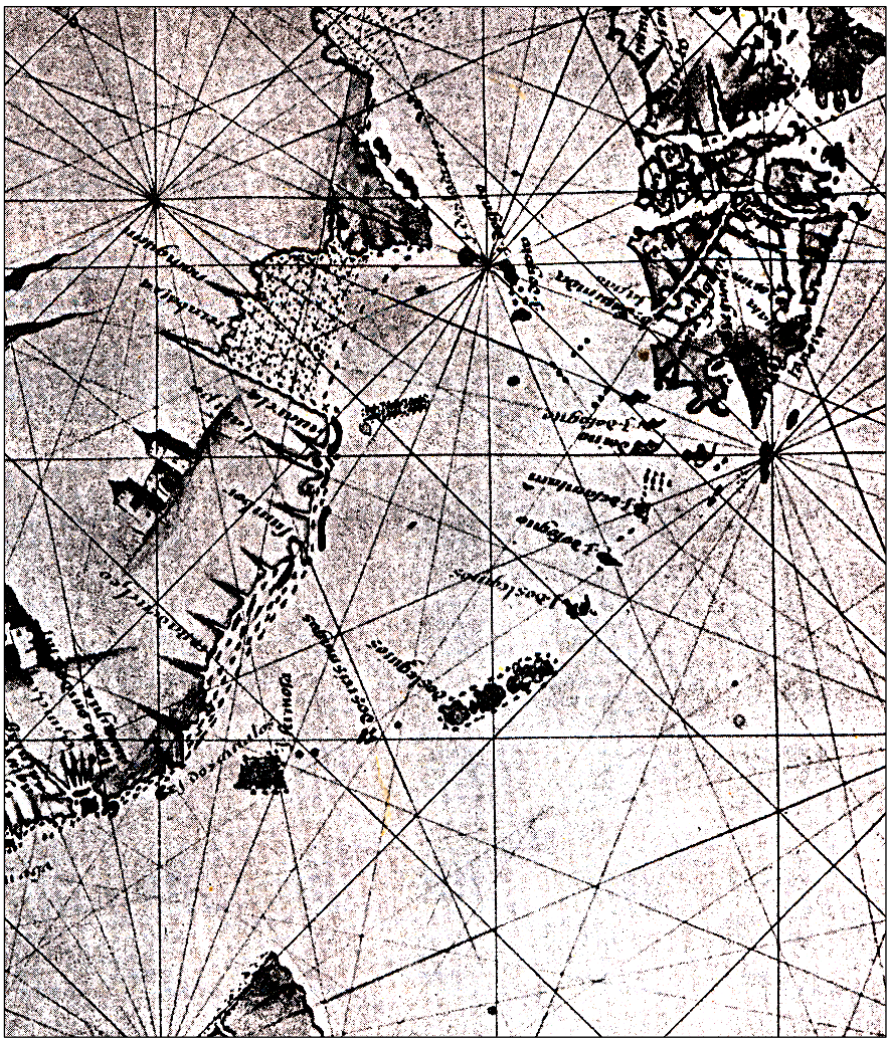


圖 9　約 1560 年代或更晚，在 *Livro de Marinharia* 書中的東亞圖
資料來源：*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vol. 1, plate 95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約 1580 年 Bartolomé de Olives di Maiorca 的東亞圖

其琉球島群之島名，由南向北為Illa ermosa、Illas de los reyes magos、dos lequios、Illa de los lequios等，與Homem型地圖相同，拼法略異。[44]

（3）1580 年 Juan Riezo 的東亞圖

畫法、島名同上圖。[45]

（4）約 1582 年可能由 Joan Martines 所製的亞洲圖

畫法、島名同上圖。[46]

（5）1586 年 Antonio Millo 的亞洲圖

畫法相同，但島名略異，由南向北分別為Illa ermosa、dirimago、maria、pres、saltia……等，除了Illa ermosa、dirimago兩島外，其餘島名均與其他Homem型地圖不同。[47]

Homem 型地圖有關日本—琉球—臺灣海域的畫法相當一致，即日本島群被畫成從大陸延伸出來的半島及島群，由此向西南方散布一些島嶼；在海域中島群有疏有密，不似 Mercator 型地圖齊整的描繪方式，這表現出一種新的、更接近水手實際體驗的地理知識。

至於琉球這個概念仍存於此一海域，在早期的 Homem 型地圖中，呈現為「Terraleucorum」（琉球國）、「Mareleucorum」（琉球海）等用語，指稱一個大的區域，故 Homem 型地圖在此一海域的描繪中，參雜了以前通行的琉球概念。Homem 型地圖中，福爾摩沙島位在琉球島群最南端的概念，頗受十九世紀以來學者矚目，但似乎不為十六世紀其他型地圖繪製者、出版者接受。前述後期 Mercator 型地圖和以下要討論的 Ortelius 型地圖，均將福爾摩沙島北移至大琉球島群南方。

44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34。
45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25。
46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24。
47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Ortelius 型地圖

Abraham Ortelius是十六世紀著名的地圖出版者，為骨董商之子，十歲時父死，後為地圖彩繪師。十六世紀中葉時，安特衛普市（Antwerp）出版事業發達，在 1560 年代，當地流行刊印銅版地圖，出版甚多描繪歐洲、世界各地的地圖。Ortelius收集這些圖之後，合併並重編，1570 年在安特衛普出版其著名地圖集*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世界的舞臺》），該地圖集收集各種來源不同之地圖，雖然欠缺完整性，卻是一種新的地圖出版型態。[48]

對琉球—臺灣海域的描繪而言，Ortelius 的地圖集中，有些圖呈現一種特殊的描繪方式，本文稱之為 Ortelius 型。以下先簡介其圖集中與本文有關的地圖：

（1）1570 年世界地圖（圖 4）

此圖有關東亞海域的描繪方式屬 Mercator 型，日本島極大，其西南方有並排的島群，島群旁標註 Lequio。前已述及，不贅。

（2）1570 年東印度與諸島鄰近圖（圖 6）

此圖有關東亞海域的描繪方式亦屬Mercator型，但島名的標註與上圖不同，從西南向東北依次有Lequio minor、Reix magos、ÿ[a] Fermosa、Lequio maior等島。

（3）1570 年亞洲新圖（圖 10）

此圖有關日本—琉球—臺灣海域的畫法及地名標示，呈現與以往不同的繪製型態。Homem 型地圖是將日本畫成半島與島群，並與亞洲大陸相連，但此圖的日本則被畫成一個大島和幾個小島，畫法接近下節討論的 Dourado 型地圖，但又非完全相同。至於琉球—臺灣島群的畫法與

48 有關Abraham Ortelius的生平及其地圖集的編纂，可參見〔日〕船越昭生，《オルテリウス「世界地図帳」解說》（京都：臨川書店，1991）；Jerry Brotton, *Trading Territories: Mapping the Early Modern Worl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69-1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ercator 型不同，較接近 Homem 型，但兩者又不盡相同。Homem 型的島嶼數量較多，在 I. dos lequios 有三個相鄰的島，島形像一片片散置的拼圖，而此圖的島嶼數量較 Mercator 型、Homem 型少，島群裡僅有兩個較大的島嶼。

就島名來看，此圖中之島名亦與 Homem 型類似而排列順序不同，即與圖 6 相同，少數字拼法略異，分別為 Lequiho pequinho（小琉球）、Reis magos、I. Fermosa、Lequiho grande（大琉球）。又以福爾摩沙島的位置而言，Homem 型地圖將之置於島群之最下方，而此圖則置於 Reis magos 與 Lequiho grande 之間，位置偏北，緯度接近 30 度，約與寧波角（C. de Lampo）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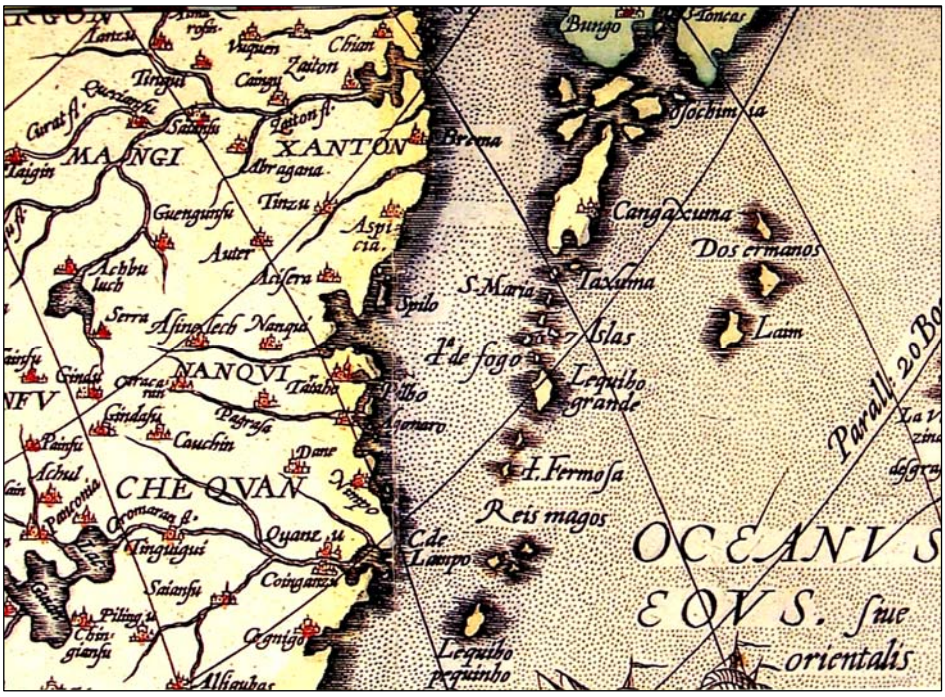


圖 10　亞洲新圖（1570 年）
資料來源：呂理政、魏德文主編，《經緯福爾摩沙》，頁 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此，這張地圖有關琉球—臺灣海域的畫法、地名較接近Homem型地圖，但不相同，不宜歸入Homem型。[49]

（4）中國圖（Tartariae sive Magni Chami Regni tÿpus）

此圖描繪重點是北緯 30 度以北的亞洲大陸，故東側海域的琉球島群只出現Isola Fermosa、Lequiho grande，前者文字之旁有二小島，在圖最下方，後者有一大島。由於島嶼形狀及緯度均與圖 10 類似，兩圖地理概念相同。[50]

（5）太平洋圖（MARIS PACIFICI）

此圖有關琉球—臺灣島群的畫法與前述亞洲圖（圖 10）相同，而非Mercator型或Homem型，島名僅標有Lequio grande、Lequio pequeno。[51]

以上五張地圖，就琉球—臺灣海域的島嶼群畫法而言，前兩張屬Mercator型地圖畫法，至於第三、四、五張之描繪方式頗為特殊，中村拓研究歐洲繪製的日本地圖時，將這幾幅地圖歸為一類，稱為Ortelius型。[52]本文亦同意此一看法，雖然地圖數量甚少，但仍值得另立一型。

Ortelius 型地圖中，就福爾摩沙島之位置來講，與 Homem 型類似而不同，在琉球—臺灣海域出現的島名不一，但這似乎不是此一海域島嶼名稱有變化，而是應考慮另一種可能性，即島名的不同其實是隨地圖的比例大小，在標註島名時有繁簡的不同。換言之，此一海域可簡稱 Lequio，細分則有 Lequio grande、Lequio pequeno。再細分，則大、小琉球之外，又有地名 Reis magos 與 Fermosa。

---

49 臺北的故宮博物院典藏飯塚一教授捐贈古地圖中，有一張 1588 年的亞洲全圖（Asia Nova Descriptio），圖中描繪及地名與此圖相同，惟以德文書寫，不贅述。馮明珠主編，《經緯天下》，圖 1。

50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二卷，頁 316。

51 呂理政、魏德文主編，《經緯福爾摩沙》，頁 57。此圖約為 1600 年之刊本。

52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一卷，頁 63-74。中村拓認為以日本島之畫法為例，繪圖者受到日本傳統的「行基圖」影響，放棄了Mercator型的畫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於將 Fermosa 置於 Reis magos 與 Lequio grande 之間，是此型地圖與 Homem 型地圖最大的歧異處，Fermosa 島從琉球—臺灣島群的最南端，被移至島群的中部，與大琉球島群相鄰。本型地圖之另一特殊性是，不論就島嶼的描繪或地名標註，似乎影響了下文所述的 Dourado 型地圖。

總觀本節所論之三型地圖，Mercator 型出現最早，可能起源於 1540 年代；Homem 型約出現於 1550 年代，似受實際航行於福建、日本之間水手的地理知識影響；至於 Ortelius 型地圖出現於 1570 年代，其風格介於 Homem 型與下節的 Dourado 型地圖之間。這些地圖在 1580 年代仍被不同的出版者修正與刊行，如上文所述。

四、十六、十七世紀之際流行的繪製型態：Dourado 型地圖

在十六世紀歐洲繪製的世界或東亞地圖中，有一種類型的地圖數量最多、流傳最久，在十七世紀初仍是荷蘭水手航往東亞海域時使用的海圖。此型地圖的繪製與 Fernão Vaz Dourado 有關，故本文稱之為「Dourado 型地圖」。Fernão Vaz Dourado 係葡萄牙製圖家，他在 1570 年前後幾年出版的幾張地圖中，於臺灣海域一帶，繪有三個相連的長方形島嶼，此為其畫法之特點。地名方面則是福爾摩沙與小琉球兩名稱相鄰，與上節之 Mercator 型、Homem 型、Ortelius 型均不同。

本文將幾張所謂「兩島型」的地圖歸類於 Dourado 型，因為這類兩島型地圖對琉球—臺灣島群的畫法、島名均與 Dourado 型地圖的繪製概念相近。

（一）兩島型地圖

此處所謂兩島型地圖，是指在中國大陸東南側海面，北回歸線通過的海域及其北方有兩個長方形或長形島嶼，較北方的島嶼名稱標註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Fermosa，南方島嶼為 lequeo pequeno，而這兩個島嶼所屬的更大島群中，最大的島嶼是 lequeo grande。以下諸圖均符合上述特徵，但又有兩種不同的類型，分述如下：

（1）1561 年 Bartholomeu Velho 的世界圖（圖 11）

Bartholomeu Velho 係葡萄牙人，卒於 1568 年。中村拓以其日本島群之畫法形式，歸類於 Homem 型地圖，但此圖對琉球—臺灣島群的畫法，與典型的 Homem 地圖相比，有因襲，也有變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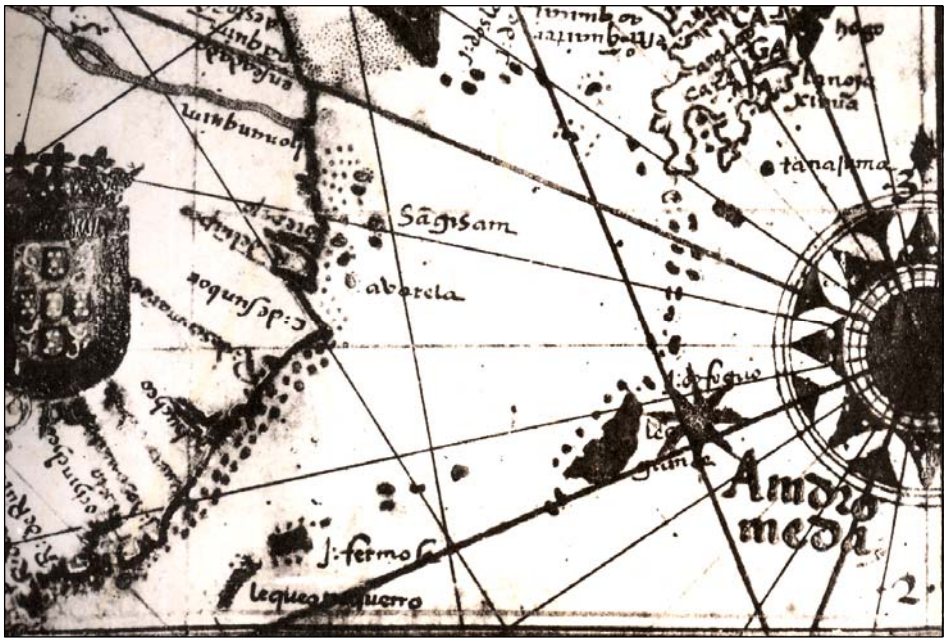


圖 11 Bartholomeu Velho 的世界圖（1561 年）
資料來源：《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21。

Velho 此圖中，日本島群畫法雖與 Homem 型地圖相像，而且中國大陸沿海地形、琉球—臺灣島群畫法亦頗為類似，亦即大的架構、相對距離相同，但局部島嶼的畫法則不同。例如，Homem 型地圖在琉球—臺灣島群的中部，會畫上相連的三個島，這三個島又被一連串小島圍繞，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Velho 在此處僅畫上一個大的島嶼；至於島群的最西南端，即今臺灣海域位置，Homem 型地圖畫上一個長方形島，類似單片的拼圖，而 Velho 則畫上兩個島嶼，最下方的島呈東北－西南走向，另一島則接近東－西走向。

另外，此圖強調琉球—臺灣島群中，有一最大的島嶼，即大琉球，這可能是受到「大」琉球名稱影響，即大琉球所在的島嶼應比小琉球大。

（2）約 1565 年 Sebastião Lopes 編集之亞洲圖

此圖有關琉球—臺灣島群的畫法、島名與Velho圖相同，但日本島群的畫法與Homem、Velho等圖不同，不是亞洲大陸的半島及其延伸的島群，反而較接近Dourado型的畫法。至於菲律賓島群畫法，雖有斜長方之呂宋島，但又試圖與舊有島形融合，形狀頗為特殊。[53]

（3）1582 年 Antonio Millo 的世界圖

此圖有關琉球—臺灣島群的畫法與前述Velho之圖相同，連島嶼的走向亦然。但是島名則不大相同，亦即島群的西南側有fermosa，東北有Dirimago，再來分別是Cantusa、Jª de lapres、de locara等島。[54]

Dirimago島應即先前諸圖中的dos reis magos。在Homem型地圖中，fermosa島與I. dos reis magos相鄰，故Millo此圖的這兩個島名係受Homem型地圖影響，但島形不同。至於Cantusa、Jª de lapres、de locara等島則是新見地名，在他人繪製地圖中罕見使用。

Millo 此圖有關菲律賓島群的畫法亦與早期 Homem 型地圖相同，尚無呂宋之長形島，亦可見其與 Homem 型地圖之間的淵源關係。

（4）1590 年 Bartholomeu Lasso 的世界圖

Bartholomeu Lasso亦是葡萄牙人，服務於西班牙王室，1590 年製作地圖集。曹永和謂此圖首見菲律賓全島群與馬尼拉，係結合西、葡官方

53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vol. 3, plate 401.

54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地理知識，並推想此圖係以Dourado最晚地圖為藍本，參以Velho等當代葡人佳作，加上西班牙方面的新知識，是十六世紀末綜合西、葡兩國最新地理知識所繪之圖。[55]

不過，若僅就琉球—臺灣島群的畫法來講，仍是沿襲 1561 年 Velho 之圖的畫法，島名亦同，即上方為福爾摩沙島，下方為小琉球島，並無變化，似非以 Dourado 最晚地圖為藍本。呂宋島則呈南北走向，與現代地圖所繪相近。

兩島型地圖之畫法，除前述幾張外，又有另一種表現方式，即臺灣海域同樣有兩個較大的島嶼，但兩島走向與前述諸圖不同，即下方之島呈東北—西南走向，島名是小琉球，但上方之島則接近南—北走向，與前類型之東—西走向，截然不同。目前所見此種地圖有以下兩張：

（1）1584 年 Ludovico Georgio 的中國新圖（圖 12）

Abraham Ortelius 在 1584 年版的《世界的舞臺》圖集中，收錄了一張中國新圖（Chinae, olim Sinarum Regionis, Nova Descrpcio），圖中署名 Ludovico Georgio，此人即葡萄牙籍耶穌會士 Luis Jorge de Barbuda，1575 年擔任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的製圖官。在圖中，將中國大陸置於圖上方，形成海與陸的上下對置，可能與明朝當時海防輿圖的陸上海下繪法有關。臺灣海域兩個島嶼的名稱分別為 Lequeio parua（小琉球）、Ins. Fermosa，Lequeio parua 在左上方，Ins. Fermosa 在右方。至於菲律賓海域，則有長條形之呂宋島。

55 曹永和認為南島無名，中島為小琉球，北島為福爾摩沙。見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頁 304-305。此圖亦收錄於*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vol. 3, plate 3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2　Ludovico Georgio 的中國新圖（1584 年）
資料來源：呂理政、魏德文主編，《經緯福爾摩沙》，頁 60。

（2）1590 年 Petrus Plancius 世界圖

Petrus Plancius為荷蘭人，1590 年製作一張世界圖，根據其琉球一臺灣島群的畫法，可知其與圖 12 相同，Lequeio minor島在北回歸線北側，東北一西南走向，上方有Fermosa島，為南－北走向，大琉球為一完整之島，比小琉球大。[56]值得注意的是，在菲律賓海域尚無長條形之呂宋島，可知此圖出版時間雖較Ludovico的中國新圖晚，但呈現的實為較早的地理概念。

臺灣海域出現兩個長方形島外，另一種更常見的形式是三個相連的長方形島，即三島型地圖，此類地圖以 Lazaro Luiz 與 Fernão Vaz Dourado

56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作品最早，在 1560、1570 年代刊行，至十七世紀尚有新版流行，此即典型的「Dourado 型地圖」。本文將這些地圖按臺灣島的名稱不同分為以下兩類：

（二）三島型之一：單稱小琉球

此型地圖中，臺灣島呈現三個長方形島嶼，但島名僅標註為 lequio pequeno（小琉球）。此類地圖又可依呂宋島之地形畫法，分為早晚兩類：

1. 早期地圖

（1）1563 年 Lazaro Luiz 的東亞圖（圖 13）

此圖有關日本—琉球—臺灣島群的畫法頗為特殊。橫向的日本島群是中村拓所謂的 Dourado 型畫法，大琉球的部份被畫成團聚的七個島，與前述二島型之單一大島不同；至於臺灣海域則出現三個相連的長方形大島，島嶼走向大略均為東北北—西南南，位置在北緯 22 至 25 度之間，三島中以最下方（南方）之島嶼最大，此島與長條型之呂宋島距離相當接近。另一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在三島的西南側，畫出一些小島，似指澎湖群島。

臺灣海域三長方形島中，居於上方的島嶼右側標註Leqio Peqeno（小琉球），其東北方有稀疏幾個小島，標註有J. dos reis magos，再往東北方即leqio grade（大琉球）。中村拓認為是Dourado型（三長方島）目前所知最早之圖，但其畫法與Velho圖（圖 11，有二長方島）類似。[57]

57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一卷，頁 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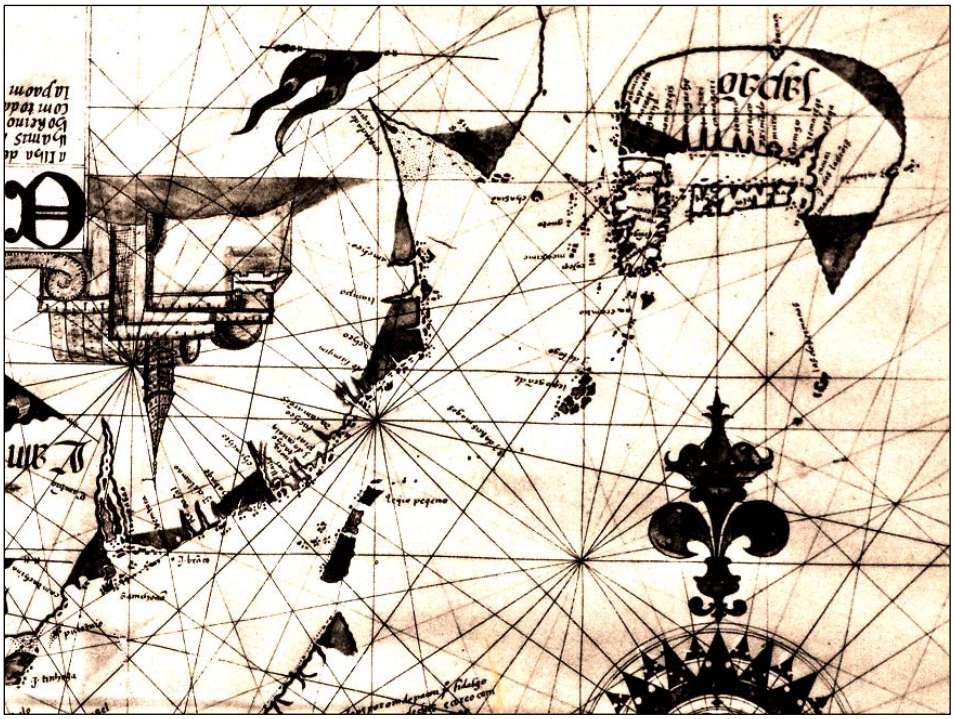


圖 13　Lazaro Luiz 的東亞圖（1563 年）
資料來源：《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37。

（2）1568 年 Fernão Vaz Dourado 的東亞圖（圖 14）

Fernão Vaz Dourado 與 Lazaro Luiz 同時期，為葡萄牙製圖家。其圖流傳之版本甚多。1568 年之東亞圖，有關日本—琉球—臺灣—菲律賓島群的畫法，均與 Lazaro Luiz 之圖相同。北回歸線經由三島之中間島嶼南部通過，亦在北島右側標註島名為 llequio peqeno，東北方仍為 Reis magos、llequio grande。臺灣海域三島亦以南島最大。

中國大陸部份，中部沿海有「LIAMPO」（寧波），似乎繪圖者認為此一地名是個區域名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4　Fernão Vaz Dourado 的東亞圖（1568 年）
資料來源：《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39。

（3）1568 年 Fernão Vaz Dourado 的東亞圖

紋樣、內容與圖 14 略異，在中國大陸標註「CHINA」。[58]

（4）1571 年 Fernão Vaz Dourado 的東亞圖

畫法、位置、形狀、島名均與圖 14 相同，島名拼法略異。[59]

（5）約 1573 年 Fernão Vaz Dourado 的東亞圖

畫法、位置、形狀、島名均與圖 14 相同。[60]

58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vol. 3, plate 306.
59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40。
60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後期地圖

以下諸圖，有關琉球—臺灣島群的畫法、位置、形狀、島名均與前述 Dourado 型地圖相同，較大的差異是呂宋島由簡單、概略的長條形變為更接近現代地圖所繪的島形。

（1）1590 年左右不知名的世界圖

此圖標註地名甚多，呂宋島幾個主要海灣已被畫出，頗似現代地圖畫法。北回歸線通過臺灣海域三島中的中間與南島之間，北方島之東側標註lequio，中間島之東側標註為piqueno，lequio、piqueno兩字似乎已被分開，各代表一個島名。但島名均受lequio piqueno（小琉球）一名影響，仍將此圖置於此類。[61]

（2）1594 年 Petrus Plancius 世界圖

圖中標註地名較少，琉球－臺灣海域只有Lequeio minor（小琉球），至於Lequeio major則是繪成由七個島嶼構成的島群。[62]

（3）1598-1600 年 Hakluyt 世界圖

北回歸線經過中間與下方之島的中間，在南島之東側標註為lequio piqueno。[63]

（三）三島型之二：小琉球、福爾摩沙並稱

在典型的Dourado型地圖中，臺灣海域均可見到三個長方形島嶼相連，與前類不同的是地名標註，此類地圖加入了福爾摩沙島的概念，即三島之中，以北方之島為福爾摩沙島，南方為小琉球島。[64]

61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44。
62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圖版 18。
63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53。
64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一卷，頁 24 有列表，可參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1592 年 Bartholomeu Lasso 的東南亞圖（圖 15）

前引 1590 年 Bartholomeu Lasso 之圖，在琉球—臺灣海域畫有二島，但兩年後 Lasso 此張地圖的畫法，已屬典型的 Dourado 圖，即所謂的三島型。從 Lasso 前後兩張地圖畫法的轉變，似乎說明兩島型地圖的概念被三島型地圖取代，亦即 1590 年代以後，三島型地圖成為主流的描繪方式。此點下文仍將討論。

圖 15 中，北回歸線經過三個島嶼中最下方的島嶼，亦即小琉球島北端。由於此圖描繪東南亞海域，故日本島群的畫法不詳，而呂宋島的畫法已屬現代地圖之島形。



圖 15　1592 年 Bartholomeu Lasso 的東南亞圖
資料來源：*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vol. 3, plate 383a.

（2）1592 年 Petrus Plancius 的東南亞圖

此圖在臺灣海域三島之中，上方之島稱為I. Fermosa，最下方之島為 Lequeio minor，北回歸線經過三個島嶼中最下方的島嶼北端。有現代型的呂宋島，未有澎湖群島。[65]

65 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圖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1592 年Petrus Plancius的世界圖[66]

畫法、島名與上圖同。

（4）1593 年 Cornelis de Judaeis 東亞圖

此圖有關明朝的疆界，係以明顯的色塊區分，疆界內有各省名稱，東南側海面有島群，在北回歸線下方有島嶼，文字標註為Lequeio minor，北回歸線上方有I. Fermosa。Lequeio minor的島形較I. Fermosa大，而I. Fermosa鄰近I. do Rees magos。[67]

（5）1598 年 Cornelis Doetsz.的東亞圖

圖中臺灣海域的三島屬典型的長方形島，北回歸線通過最下方之島北端。在第一島的東側有文字標註「j. fermosa」，中間之島右側標註「Lequeo」，最下方之島為「Pequeno」，似乎三島各有島名，但中、下方之島的名稱仍是從Lequeo Pequeno而來，故置於此類。[68]

（6）1598-1600 年間 Henricus à Langren 的世界圖

圖中臺灣海域的三島，上方之島標註I. Fermosa，最下方之島為Lequeio minor。[69]

（7）1600 年 Jacob Cornelisz. van Neck 的航海水路圖

此圖臺灣海域有一連串的島嶼，北回歸線下方有一島，註明是Lequio minor，北回歸線上方有幾個小島，島形非典型的Dourado型圖畫法，但仍標註Fermosa。[70]

以上諸圖，島嶼形狀的畫法略異，但共同點是福爾摩沙島與小琉球島相鄰或接近，且福爾摩沙島在小琉球島上（北）方。

---

66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圖版 17。

67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47。

68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48。

69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圖版 20。

70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圖版 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三島型的地圖中，另有兩張地圖頗為特殊，一張是 1591 年Joan Martines de Messina的東亞圖。圖中臺灣海域的上方之島，標註是ermosas，但下方之島為lucais，在lucais南方則有Lozon（呂宋島）。因此，圖中的lucais不可能是呂宋（Lozon）島，應是前述諸圖所稱之小琉球島，故本文將此圖置於此類。[71]

另一張圖是 1596 年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收錄的東亞圖（圖16）。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出版的《東印度水路誌》中收錄此圖，從海岸線的畫法及地名拼法來看，仍是受葡萄牙地圖的影響。[72]圖中臺灣海域有三島，北回歸線經過中間之島的南端。

圖中文字標註為I. Formosa、Lequeo pequeno，似可歸類於小琉球、福爾摩沙並稱的類別中，但I. Formosa、Lequeo pequeno兩個名稱的字體不同。Lequeo pequeno字體與福建的「Chincheo」（漳州）相同，是區域名稱，而I. Formosa像是Lequeo pequeno區域內的島嶼名稱，[73]兩者關係並非同質，而是有層級上的不同。

71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46。

72 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I, pp. 816-821.

73 曹永和認為南島無名，中島為小琉球，北島為福爾摩沙。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頁 314。此說似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6　Jan Huygen van Linschoten 收錄的東亞圖（1596 年）
資料來源：鄭維中，《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2006），頁 50。

（四）十七世紀上半葉之 Dourado 型地圖

1597 年時，西班牙人對臺灣海域的描繪，已明確繪出臺灣島形，即一完整的大島，[74]但同一時期，歐洲流行的地圖仍屬Dourado型。到了十

74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頁 142-1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七世紀初時，仍有此型地圖出版。茲以下列幾圖為例：

（1）1613 年 Joannes Oliva 的東亞圖（圖 17）

此圖在臺灣海域繪有三島，但島形已非前述諸圖之長方形島。在下方最大島旁，有文字 j. fermosa。



圖 17　1613 年 Joannes Oliva 的東亞圖
資料來源：《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三卷，圖 57。

（2）1621 年 Hessel Gerritsz.的東亞海圖

此圖在臺灣海域繪有三島，島形仍是長方形畫法，文字「Lequeo Pequeno」被標註於三個島嶼的陸域空白處，意即此三島是Lequeo Pequeno。[75]

75 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圖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1627 年 John Speed 的中華帝國圖

在臺灣海域繪有典型的三個長方形島，上方之島為I. Formosa，中間之島標註為y[a] lesser Lequeo。[76]

（4）1631 年 Henricus Hondius 的亞洲圖（圖 18）

圖中北回歸線通過中間之島，上方之島為 I. Formosa，中間之島標註為 Lequeo pequeno，下方之島是 Lequeo minor。三島雖各有名稱，但實際上仍是 I. Formosa、Lequeo pequeno 兩地名並見的類型。



圖 18　Henricus Hondius 的亞洲圖（1631 年）
資料來源：呂理政、魏德文主編，《經緯福爾摩沙》，頁 131。

76 呂理政、魏德文主編，《經緯福爾摩沙》，頁 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總之，在十六世紀歐洲繪製、出版的地圖中，有一類地圖，即本節所述的 Dourado 型地圖，這些圖在臺灣海域繪有兩島或三島，其島形大都為長方形島。這種長方形島嶼的畫法也許是受水手的影響，亦即水手航經臺灣島時，會覺得臺灣島形相當長。

但不論是二島型或三島型地圖，這些地圖對島名的標註，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只有標註小琉球，意即此二島或三島均屬小琉球，這是區域性地名的概念。另一種是福爾摩沙與小琉球並見，北方之島為福爾摩沙島，南方為小琉球島。而部分繪圖者希望三個島嶼均有名稱，故會將小琉球一名拆成兩個島名，其解決方式是將「小」與「琉球」拆開，如中間之島標註為「Lequeo」、最下方之島為「Pequeno」；或是用不同文字的小琉球命名，如以 Lequeo Pequeno、Lequeo minor 各代表一個島。

五、從「模糊多島」到「單一大島」

在上文中，共討論了數十張有關臺灣海域的地圖描繪，其中絕大部分是在十六世紀繪製、出版。這些地圖的繪製，所根據的上手地圖與新的地理資訊來源等，都是值得注意的課題，但本文採取另一個研究取向：將這些地圖集中起來，單就其中某個局部圖面，即琉球—臺灣海域一帶，觀察其畫法及地名記載，試圖探尋不同地圖間的異同及其演變過程。

（一）Lequeo（琉球）概念的出現、擴張及歧異

在前述的討論中，單就十六世紀歐洲繪製的世界圖或東亞圖來看，我們可以發現，1540 年代是一個有意義的時間點。在此之前，歐洲繪製的地圖對琉球—臺灣海域的了解相當有限，顯示葡萄牙人進入東亞海域時，尚對琉球—臺灣海域一無所悉。然後以琉球商人的活動為線索，葡萄牙人開始記錄琉球商人的航線及其家鄉。反映在地圖的描繪，則是 1530 年代的地圖中，在中國大陸東面海域畫出島群，成團分布，島形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於意念推想，但與中國大陸、菲律賓群島的相對位置是正確的。簡單來講，此時期是以「Lequeo」（琉球）此一概念來認識琉球—臺灣海域及其群島、居民。

但隨著歐洲人在東亞海域活動頻繁，對各地域的認知加深，到了 1540 年代以後，這些新的地理知識反映在地圖上，使得歐洲地圖對琉球—臺灣海域的描繪，變得複雜而多樣。

根據 1540 年代以後，歐洲繪製的地圖中有關臺灣海域或東亞海域（特別是日本、琉球、菲律賓海域）的畫法、島名來整理、分析，在上述兩節的討論中，區分為四種不同的類型：

1. Mercator 型地圖

描繪連串的島嶼，象徵性的表達多於實際情況。就地名概念而言，在琉球此一名稱下，又再細分出小琉球、大琉球、日本等概念，到了後期出版的地圖，則增加一些島名，如福爾摩沙島。這大致反映了葡萄牙人到了廣東沿海，但尚未至日本時期的地理認知與概念。

2. Homem 型地圖

此型地圖對琉球—臺灣島群的描繪較接近實際的島嶼分布狀況，即島群不是均勻分布於洋面上。就中國、日本一帶海域的描繪來看，反映了葡萄牙人已掌握了赴日的航線，而有新的地理認知。但就地名概念而言，仍受琉球概念的影響，甚至此概念有擴大化的現象，因而在中國大陸的陸地上出現 Terraleucou（琉球國），東方海面上出現 Mare leucorum（琉球海）。此時日本不過是琉球海域裡的某一島群。

至於琉球島群的文字標註出現 I. dos lequios、lequios 兩島名並存的現象。這兩個島名意義相同，均是琉球群島，但卻重複出現，顯然是受到琉球群島有兩個島群（大琉球、小琉球）概念的影響。但另一方面，在琉球海域中，整個島群的最南端，有一島嶼被稱為福爾摩沙島。這是 1550 年代地圖中出現的新概念，但這個新的島名與島嶼位置似乎是在傳統的「琉球」島群（I. dos lequios、lequios）之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 Ortelius 型地圖

此型地圖的數量雖然較少，但與其他型地圖相比，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差異。在島嶼的描繪方面，琉球—臺灣島群的位置仍在日本至福建海域之間，但島嶼的數量大為減少。小琉球、大琉球兩島嶼的大小約略相同。

以地名概念而言，繼承 Mercator 型的概念，即有大琉球與小琉球兩名稱，再加上福爾摩沙島與 Reix magos 這兩個島嶼，但是福爾摩沙島的位置卻是與大琉球島接近。換言之，是將 Homem 型地圖中新增加的福爾摩沙島置於 Mercator 型地圖的大、小琉球架構中，並將之北移。

4. Dourado 型地圖

此型地圖有關日本、朝鮮、中國大陸、琉球、臺灣一帶海域之畫法，明顯受 Homem 型地圖影響，即有日、韓間之島嶼，此點亦與實際島嶼分布接近。但此型地圖對臺灣海域的島嶼描繪，卻在此海域內畫出兩個或三個主要的島嶼，彼此相鄰，島嶼多半是長方形。以地名概念而言，相鄰的二島或三島，在北方的是福爾摩沙島，南方是小琉球島，或者小琉球群島中有福爾摩沙島。

根據前述討論，在 1540 年代以前，歐洲的繪圖者知道著名的琉球商人來自中國大陸東方海域的群島上，僅知相對位置，但對琉球群島並無了解。1540 年代以後，有較多的東亞圖或世界圖被刊行，這些地圖呈現的地理認知與概念存在著類型化的現象，亦即出版或繪製年代的早晚，並不代表其地圖內之地理知識新舊或真假，不同的地圖之間，可以找到某些雷同或先後承襲的地理訊息。換言之，這些地圖的繪製，其依據的資料主要是某張刊行的地圖或容易取得的手稿。

有關臺灣海域的描繪，本文將之歸納為四種不同的繪製型態，彼此畫法雖然不同，卻各自表達其對琉球—臺灣海域的看法，這些描繪方式或地名概念，或許得自傳聞或實測資料，或出於想像，呈現了多元而歧異的看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過，在十六世紀這些地圖中，即使有多樣的描繪方式，但在歧異之中，仍有一共同點，即「Lequeo」一詞是描繪此一海域的共同主軸。Lequeo 作為整體的、區域性的名稱，是歐洲地圖對此一海域認識的基本架構。在此一架構下，大部分繪圖者認為琉球群島約略可分為兩大島群，即大琉球群島與小琉球群島，前者在北方，後者在南方。這是葡萄牙官員與水手自十五世紀初進入東亞海域以來，其積累的地理知識對歐洲地圖繪製者、出版者的影響。至於如何描繪大、小琉球群島？個別島嶼的位置、島形、名稱如何表述，則是各家地圖歧異所在，這些歧異即是本文所謂四種形態地圖的分類依據。

（二）小琉球與 Formosa 兩個概念的競爭與整合

再就福爾摩沙島的描繪來說，過去我們傾向認為十六世紀歐洲繪製的地圖中，福爾摩沙島即是指臺灣島，但由上述的地圖資料，似乎無法得出這樣的結論。至少在十六世紀時，歐洲的繪圖師對福爾摩沙島究竟在什麼位置，看法並不一致。

在前述地圖中，福爾摩沙島至少出現在三個位置：一是與大琉球相鄰（如晚期Mercator型、Ortelius型）；一是與小琉球相鄰，但位於小琉球之北（Dourado型）；另一種是福爾摩沙島在琉球島群之外，位於其南方（Homem型）。這三種歧異現象在 1590 年代以前並不是先後存在，[77] 而是並存的，即十六世紀下半葉的地圖中，繪圖師各自採用某種繪法與地名概念。

但是，目前部分論著認為福爾摩沙島即臺灣島，[78]而Homem型地圖中的福爾摩沙島被置於琉球—臺灣海域的最南端，這個位置即現代的臺灣島所在，因此，Homem型地圖對臺灣島（福爾摩沙）的描繪是真實正確的。然而，Homem型地圖的畫法如果是正確的，那麼如何解釋不同類

77 如果是先後存在，我們也許可以推想，後出的地圖較新，描述的地理概念較正確，因而取代先前的地圖，例如 1540 年代以後的東亞地圖取代 1540 年代以前地圖的關係。

78 坊間臺灣史相關書籍均將十六世紀地圖中「Formosa」一名直譯為「臺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型地圖間的差異性？有學者試圖解釋這種紛歧，認為非Homem型地圖中的小琉球是幻想的島嶼，是歐洲繪圖師把臺灣和琉球弄混了。[79]亦有人認為三島圖與Homem型地圖的差異，是「較機密的正確海圖因未廣泛流通，所以此圖（指圖 16，屬Dourado型的Linschoten之圖）對臺灣、琉球一帶的認識較模糊」。[80]於是，有關臺灣海域的畫法，Homem型地圖被認定是正確的，而非Homem型便被詮釋成模糊的或虛構的。

如果我們比較十六世紀的地圖與現代的地圖，當時歐洲人對東亞海域的描繪幾乎都不太準確，Homem 型地圖也許會被認為是這些不準確地圖中，較接近現實的。但是，十六世紀的地圖繪製者絕大多數沒有到過東方，他們根據他人的地圖、歐洲水手在東亞海域的見聞，加上自己的想像，畫出東亞圖或世界圖。對資料多的地域畫得詳細，不熟悉的地方就保留空白，或畫得簡略，甚至以意為之，像是瞎子摸象，但繪圖者恐怕都相信這些是真實的地理知識。

至於地圖的讀者與使用者，他們同樣沒有現代式的地理認知與概念，只能相信他們所見的地圖，甚至用於實際航海，指引航行路線。因此，不論十六世紀流傳的地圖中，哪一些被認為較真實或虛幻，我們似乎不宜忽視各種類型地圖中傳達出來的地理概念，因為它們都被信以為真。

我們固然可以比較十六世紀的地圖與現代地圖，探究兩者的差異處，這有助於我們了解當時的地理知識及其演進。但同時，我們亦要重視十六世紀各時期不同地圖中顯現的差異，因為這些被認為「真實」的地圖正形塑閱圖者的地理知識與概念。換言之，當歐洲水手拿著 Dourado 型地圖航經臺灣海域時，他們認為眼前的某塊陸地可能即地圖中三個島的某一個。

---

79 葉忠訓，〈西洋古地圖中的臺灣島〉，《書卷》4（1993，臺北），頁 64-67。此文認為福爾摩沙即臺灣島，對古地圖中小琉球與福爾摩沙並存的現象，則認為小琉球是幻想的島嶼，歐洲繪圖者把臺灣和琉球弄混了。

80 李子寧、吳佰祿編輯，《地圖臺灣導覽手冊》（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5），頁 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因此，我們應同等地、同質性地看待不同類型的地圖，這些歐洲的地圖繪製者、出版者都想呈現其所認知的臺灣海域，乃至於東亞海域，表達最新穎、最真實的地理知識。然而，他們對臺灣海域的描繪方式存在歧見。在十六世紀下半葉裡，顯然有兩個地名概念並存，甚至互相競爭，一是福爾摩沙，另一是小琉球，而在當時，即十六世紀下半葉至十七世紀初，似乎後者較受到重視，或者較流行。但不論如何，這兩個地名被整合在不同類型的地圖裡。

一般來講，小琉球的位置較固定，在臺灣海域，而且是偏於地域性的概念。而福爾摩沙島被認為是個島，此一島名在不同的地圖中游移不定。如何解釋這種現象？這種現象應是源於十六世紀時歐洲繪圖者對琉球—臺灣海域的認知有限。對這些繪圖者來說，他們並不確定此一海域相關島嶼分布形態，或者大琉球及小琉球究竟是指稱一個島，還是多個島，而且從日本到福建海域之間的島嶼如何分布並不明確。在這樣的狀態下，島的位置不明確，依附於島嶼的地名，自然難以固定。因此，這是一處模糊的、多島的海域。

不僅歐洲的製圖者對琉球—臺灣海域的畫法有分歧，導致身處東亞海域的歐洲人有不同看法。以 1582 年發生在臺灣海域的船難事件為例，當年有艘船自澳門開往日本，臨近臺灣沿海時觸礁，人員漂至一島嶼，最後有九十餘人生還，返回澳門。事後兩位西班牙籍耶穌會士Pedro Gomez、Alonso Sanchez分別寫了船難經歷，但Pedro Gomez認為船難地點是葡萄牙人所說的Liqueo Pequeno（小琉球），而Sanchez認為是在Hermosa島。[81]

Gomez與Sanchez同為西班牙籍耶穌會士，同船赴日，但船難發生後，兩人對船難發生地點的島嶼名稱，卻各有說法。[82]此一例子似乎說

81 José Bora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 3, 10.

82 學者亦注意到此一現象，如鮑曉鷗認為，Pedro Gomez是受葡萄牙海圖影響，故稱其地為小琉球，而Sanchez則是依循馬尼拉的西班牙地圖訊息，稱之為Hermosa島。參見José Borao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vol. I, p. 10 之注解 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1580 年代初，在東亞海域活動的歐洲人，他們對臺灣海域裡島嶼的命名或地理認知，尚未有一致的看法。因此，在十六世紀地圖中，小琉球此一名稱可能比福爾摩沙更常見，而福爾摩沙島的位置其實是不大固定。本文認為，此一時期歐洲繪製地圖對臺灣海域的描繪，是處於「模糊多島」的地理概念。

這樣的地理認知流傳到十七世紀，將受到挑戰，因為臺灣海域僅有一個大島的想法逐漸受到重視。新的地理認知帶來新的問題，亦即這「新」的大島名稱為何？當時水手或繪圖者可能有兩個選擇，即稱之為「小琉球」或「福爾摩沙」，甚至另尋新的名稱。但這是十七世紀初歐洲繪圖者面臨的新問題。

（三）單一大島概念的出現：十七世紀以後的「福爾摩沙島」

現在的臺灣島在過去的歷史上，何時被稱為「臺灣」，或是還有其他名稱？在討論這樣的問題之前，我們應先確定，臺灣海域什麼時候被認為僅存在單一的大島？換言之，臺灣海域單一大島的概念出現前，應該不存在臺灣島的名稱。而如上文所述，十六世紀時，臺灣海域被認為存有島群，而島嶼的分布型態與名稱，有幾種表現方式，雖然各家言之鑿鑿，其實反映了時人只有模糊、不確定的概念。

不過，西班牙人及荷蘭人在東亞海域活動，逐漸改變了此種狀況。轉變的關鍵是，有關臺灣周遭海域的海圖繪製與島嶼的命名，不再受制於葡萄牙水手們的地理認知，而是轉由新興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成員來表述。

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於 1590 年代已認知到臺灣海域僅有一大島，如 1597 年西班牙人Hernando de los Rios繪製的東亞海域圖中，稱此島為「Isla Hermosa」（艾爾摩沙），[83]Hermosa是葡萄牙文Fermosa的西班牙文寫法。此後，西班牙人一直稱臺灣島為Hermosa島。但Hernando de los Rios

83 陳宗仁，《雞籠山與淡水洋》，頁 100-102、142-1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單一大島概念並未廣泛流傳，直至十七世紀初，西歐船隻，如荷蘭船、英國船，到東亞海域時仍是使用Dourado型地圖。

荷蘭方面，在 1595 年以後出版的地圖，屬於Dourado型，臺灣海域的島名多使用「小琉球」之名，[84]亦即製圖者仍認為小琉球才是臺灣島（群）的名稱。如前引 1621 年Hessel Gerritsz.的東亞海圖，此圖在臺灣海域繪有三島，島形乃是長方形畫法，文字「Lequeo Pequeno」被標註於三個島嶼之中，意即此三島即Lequeo Pequeno。[85]

但從 1622 年起，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隻在臺灣海峽活動，開始在臺灣西海岸探勘，1625 年Jocob I. Noordeloos乘船環繞臺灣島一圈，繪出單一島嶼的臺灣圖（圖 19），圖中有一段文字，謂「北港（packan）圖，即如此由雅各・諾得洛斯（Jocob Noordeloos）航行完成的」。[86]值得注意的是，荷蘭人測繪臺灣海域並確認存在單一大島後，是使用「北港」（packan）此一名稱來表述這個島嶼，而非小琉球或福爾摩沙。「北港」這個名稱是十七世紀初期唐人（中國人）對臺灣島的稱呼，荷蘭人來臺後，亦沿襲此一使用習慣。[87]換言之，葡萄牙人的小琉球、福爾摩沙等地名，在荷蘭人當時的地理概念中，一度被捨棄。

84 《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一卷，頁 27。

85 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圖版 2。

86 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頁 84。此處文字原為荷蘭文，引用之漢語譯文係依據該書原譯文。

87 關於當時臺灣島被稱為北港的過程，可參見陳宗仁，〈「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兼論十六、七世紀之際臺灣西南海域貿易情勢的變遷〉，《漢學研究》21 卷 2 期（2003，臺北），頁 249-2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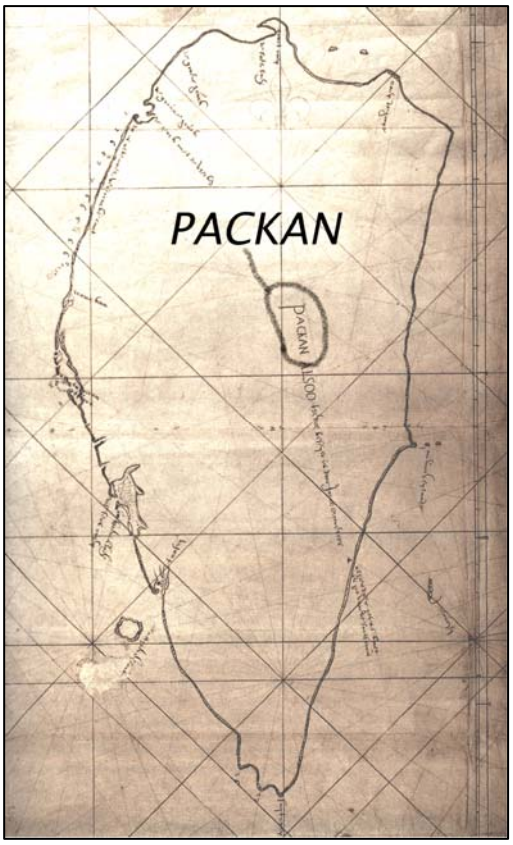


圖 19　1625 年 Jacob I. Noordeloos 繪製的臺灣島圖
資料來源：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上冊，圖 6。（圖中印刷體之「PACKAN」文字係筆者所加）

到了 1630 年代，「北港」地名慢慢與「Formosa」並存，成為單一大島臺灣的兩個不同的稱呼，甚至Formosa一名逐漸取代「北港」，如 1635 年Willem J. Blaeu出版的東印度圖，以及 1636 年左右Johannes Vingboons繪製的臺灣地圖，均稱臺灣為「Formosa」或「Formoso」。[88]

88 冉福立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圖 12、17。又該書頁 82-94 討論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臺灣時期的臺灣島圖，大體來看，此時期對臺灣島的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是，在荷蘭東印度公司統治臺灣局部區域時，臺灣海域被他們「發現」只存在單一大島。而這地理概念被證實、接受，從此固定下來。這單一大島的名稱，雖然一度被荷蘭人稱為「北港」，但「福爾摩沙」名稱漸漸流行。十七世紀以後，成為歐洲人對臺灣島的普遍稱呼；至於「小琉球」則逐漸被遺忘。

因此，相對於十六世紀「模糊多島時期」的臺灣海域地名概念，十七世紀荷蘭、西班牙勢力進入臺灣海域後，新的海權集團建立新的地理認知及地名概念，此一階段可以稱之為「單一大島時期」的臺灣海域地名概念。

我們都知道臺灣海域只有一個大島嶼及其他數十個附屬島嶼，這是現在的地理知識，但是根據本文所論，十六世紀歐洲繪圖者不認為臺灣海域只有一個大島，而是散布著很多或一些島嶼。即使名為福爾摩沙的島位在臺灣海域，但對繪圖者而言，這不過是很多或一些島嶼中的一個，較多數的繪圖者或出版者認為，臺灣海域存在一個島群，而這個島群或海域的名字是「小琉球」。

六、結論

本文主要探討兩個問題，一是十六世紀歐洲繪製的地圖如何描繪臺灣海域？此一問題涉及歐洲人對東亞海域的認識，根據本文的討論，在 1540 年代以前，他們逐漸認知琉球（Lequeo）群島的存在，其位置在中國大陸以東、日本以南及菲律賓群島以北海域，這是他們對臺灣海域認識的開始。1540 年以後，歐洲地圖的繪製者認為此一海域有大、小琉球島群，但對這些島群的分布、彼此相對位置、島嶼大小、島嶼名稱，卻有不同的看法。

呼，或是獨稱福爾摩沙島，或是北港、福爾摩沙並舉，但最終僅存福爾摩沙一名。中村拓亦有相同看法，見《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第一卷，頁 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文依據目前所搜集到的十六世紀地圖，針對琉球—臺灣海域描繪方式的異同，將這些地圖區分為四種類型：Mercator 型、Homem 型、Ortelius 型、Dourado 型地圖。在這些地圖中，對臺灣海域描繪的特點，反映出時人對臺灣海域的認識及歧異觀點。這是歐洲人對臺灣海域認識分歧的時期。

上述的分析與本文討論的另一項問題有關，即臺灣島與 Lequeo、Formosa 這兩個歷史性地名概念的關係。

根據上述四類型地圖的特點，可以推斷，歐洲製圖師最初從「琉球」的概念來認知琉球—臺灣海域的存在，進而認為琉球島群可分為大、小琉球島群。因此，現今的臺灣海域被稱為 Lequeo 海域，其島嶼屬於 Lequeo 群島，進而以 Lequeo Pequeno（小琉球）來標識臺灣海域、島嶼。

但在十六世紀中葉以後，部份繪圖者（Homem 型）認為在琉球海域裡有福爾摩沙島，在琉球島群之南。而後起的繪圖者（Ortelius 型及 Dourado 型）試圖將福爾摩沙島整合入 Lequeo 島群中，故有不同的放置方式。到了十六世紀末時，似乎較多的繪圖者、出版者認同 Dourado 型地圖，即臺灣海域有三個長方島嶼，被稱為小琉球，其中北邊的島嶼是福爾摩沙，本文稱此一階段為「模糊多島時期」的臺灣海域概念。

等到十七世紀新的歐洲海權勢力進入臺灣海域後，前述的地理認知被推翻了，臺灣海域被認為只有一個大島，名稱叫北港或福爾摩沙島，這是「單一大島時期」的臺灣海域概念。因此，同樣一個福爾摩沙島名，在前後兩個時空脈絡裡，負載著不同的地理認知。

根據前述討論，在文字或圖像中，地名及其負載的地理知識或概念，對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群體而言，其指稱的意義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十六、十七世紀之際福建水手所稱的「北港」是商業交易地點，卻成為後來荷蘭人指稱臺灣島的名稱；而「小琉球」對十五世紀明朝水手來講是一個島，十六世紀葡萄牙水手認為是個島群，及至荷蘭人來到臺灣海域時，使用「北港」或福爾摩沙島，而放棄了「小琉球」此一地名概念。至於福爾摩沙一詞，對葡萄牙人或荷蘭人來說，也同樣具有不同的指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總之，Lequeo Pequeno（小琉球）與Formosa（福爾摩沙）這兩個地名概念關係密切，在十六世紀的地圖史料裡，兩者有先後出現、同時並存、相互取代的現象。從其變化軌跡，顯現了葡萄牙王國在東亞海域勢力的建立與消退，以及十七世紀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在東亞海域擴張，對東亞局部地理知識建構的影響。

*本文是國科會專題計畫（NSC95-2411-H-002-025）的部份研究成果，撰寫過程並蒙兩位審查人指正，以及張增信、劉慧、林天人等教授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誌謝。

（責任編輯：王一樵　校對：劉育信　林子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文獻

呂理政、魏德文主編，《經緯福爾摩沙：16-19 世紀西方人繪製臺灣相關地圖》。臺北：南天書局，2006。

金國平譯，《西方澳門史料選萃（15-16 世紀）》。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

馮明珠主編，《經緯天下：飯塚一教授捐贈古地圖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

維爾騰（Christine Vertente）、許雪姬、吳密察著，《先民的足跡：古地圖話臺灣滄桑史》。臺北：南天書局，1991。

〔英〕菲利浦・艾倫（Phillip Allen）編著，薛詩綺、張介眉譯，《古地圖集精選：透視地圖藝術與世界觀的發展》。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

〔荷〕冉福立（Kees Zandvliet）著，江樹生譯，《十七世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老地圖》。臺北：漢聲出版社，1997。

Álvarez, José Maria. *Formosa: Geográfica e Históricamente Considerada*. Barcelona: Librería Católica Internacional, 1930.

Borao, José E. et al. eds. *Spaniards in Taiwan*. Taipei: SMC Publishing, 2001

Brotton, Jerry. *Trading Territories: Mapping the Early Modern Worl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Cortesão, Armando ed.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e Pires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Nendeln: Kraus Reprint Ltd., 1967.

Cortesão, Armando ed. *Portugaliae Monumenta Cartographica*. Lisboa: Imprensa Nacional -Casa da Moeda, 1987.

Davidson, James W.,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92.

Lach, Donald F.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Ortelius, Abraham.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Netherlands: 1964 Reprin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Antwerp, 1570.

Romero, Federico, y Rosa Benavides eds. *Mapas Antiguos del Mundo*. Madrid: Edimat Libros, S.A., 1998.

二、近人著作

李子寧、吳佰祿編輯，《地圖臺灣導覽手冊》。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5。

金國平、吳志良，〈一個以華人充任大使的葡萄牙使團——皮萊資和火者亞三新考〉，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入氏著，《過十字門》。澳門：澳門成人教育學會，2004。
翁佳音，《大臺北古地圖考釋》。臺北：臺北縣立文化中心，1998。
翁佳音，〈「福爾摩沙」名稱來源：并論 1582 年葡萄牙人在臺船難〉，《歷史月刊》220 期，2006，臺北。
張天澤著，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88。
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 上編》。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8。
曹永和，〈歐洲古地圖上之臺灣〉，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臺北：聯經出版，1979。
曹永和，〈簡介維也納的國立圖書館所藏荷蘭時代臺灣古地圖〉，收入氏著，《臺灣早期歷史研究續集》。臺北：聯經出版，2000。
許壬馨、李毓中，〈由西班牙人所製古地圖看早期臺灣的港口與海域〉，《臺灣文獻》54 卷 3 期，2003，南投。
陳宗仁，〈「北港」與「Pacan」地名考釋：兼論十六、七世紀之際臺灣西南海域貿易情勢的變遷〉，《漢學研究》21 卷 2 期，2003，臺北。
陳宗仁，〈1620 年代西班牙人繪製北臺圖考釋〉，收入氏著，《雞籠山與淡水洋：東亞海域與臺灣史研究（1400-1700）》。臺北：聯經出版，2005。
湯開建，〈平托游記 Liampo 紀事考實〉，收入氏著，《澳門開埠初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9。
葉忠訓，〈西洋古地圖中的臺灣島〉，《書卷》4，1993，臺北。
鄭維中，《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臺南：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2006。
〔日〕中村拓，《御朱印船航海圖》。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65。
〔日〕中村拓，《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圖》。東京：東洋文庫，1966。
〔日〕岸野久，《西歐人の日本發見：ザビエル來日前日本情報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
〔日〕船越昭生，《オルテリウス「世界地図帳」解說》。京都：臨川書店，1991。
〔日〕應地利明，《世界地圖の誕生》。東京：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Lequeo Pequeño and Formosa:
A Case Study of European Map Depictions of Taiwanese Water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Chen, Tsung-jen*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Europeans depicted Taiwanese waters in maps and chart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early seventeenth century. Those maps and charts constitute important record of European knowledge about East Asi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focuses on two toponyms: "*Lequeo Pequeño*" and "*Formosa*", explaining the origins and usage of the two terms.

By analyzing the toponyms and the respective drawing styles, we can categorize these European maps and charts into four groups: Mercator type, Homem type, Ortelius type, and Dourado type. While these charts reflected contemporary ideas and new discoverie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European perceptions of Taiwanese waters, e.g., the location of "*Lequeo Pequeño*" and "*Formosa*", were obscure and confused.

The diversity of European "local knowledge" and charts didn't change until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entered Taiwanese waters in 1620s. They then conducted a survey and mapped of Taiwanese waters, in the process of which the VOC only discovered one big island which they named "*Formosa*" or "*Pacan*". Such a discovery turned out to be a striking advance in European map-making. Furthermore, it signaled the end of Portuguese marine activities, with the VOC emerging as the new force to define seventeenth-century geography of the waters surrounding Taiwan, and East Asia in general.

Keywords: Lequeo, Formosa, Taiwan, Portugal,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VOC).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